

# 恩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6N.1 總 98 2026/02



**AI科技 vs. 啟示錄的獸與假先知 P.2**  
**AI Technology vs. the Beast and the False Prophet in Revelation**

**教會：既像家庭，也像城市 P.8**  
**The Church: Both Household and City**

**昂貴恩典的生命之道——潘霍華的《追隨基督》 P.18**  
**The Way of Life Shaped by Costly Grace**  
**—Bonhoeffer's *Discipleship***



**恩典之路：傷痕中發出的呼召 P.33**  
**The Path of Grace: A Calling Born from Wounds**



NEWS



## 恩福

2026年2月 第二十六卷第一期 總98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 媽  
特約編輯 劉良淑  
校對 田 玲、李晏戎  
英文編輯 李晏戎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插圖 程志堅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恩福網站: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雜誌網頁: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E-mail: [enfu1994@gmail.com](mailto: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 Blessings

Vol. 26, No. 1, Feb. 2026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Proofreading: Ling Tian, Andrea Lee  
English Editing: Andrea Lee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Illustration: Zhijian Cheng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4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7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mailto: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當前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徐志秋、陳愛光、蕭康、陳宗清、陳永昌、陳惠琬、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蘇文峰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AI科技 vs. 啟示錄的獸與假先知 2  
AI Technology vs. the Beast and the False Prophet in Revelation 劉良淑
- 自媒體時代之「媒體的良心」 封底  
The Conscience of the Media in the Age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程嫣兒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教會：既像家庭，也像城市 8  
The Church: Both Household and City 戴永富
- 戰局下的信仰聲辯 13  
Faith and Controversy in a Time of Political Upheaval 木白
- 昂貴恩典的生命之道——潘霍華的《追隨基督》 18  
The Way of Life Shaped by Costly Grace  
—Bonhoeffer's *Discipleship* 曹瑩
- 水墨為證：一位現代基督教詩人畫家的悲憫與異象 22  
Ink as Witness: The Compassion and Vision of a Modern Christian Poet-Painter 陳久雙
- 重返亞細亞，修復七燈台 27  
Returning to Asia Minor to Restore the Seven Lampstands 慎勇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按牧感言 31  
No Longer I, but Christ — Reflections on Ordination 李晶
- 恩典之路：傷痕中發出的呼召 33  
The Path of Grace: A Calling Born from Wounds 劉倫飛

## 回應與互動 *Reflection & Interaction*

- 有關公共神學的思考 36  
Reflections on Public Theology Frances 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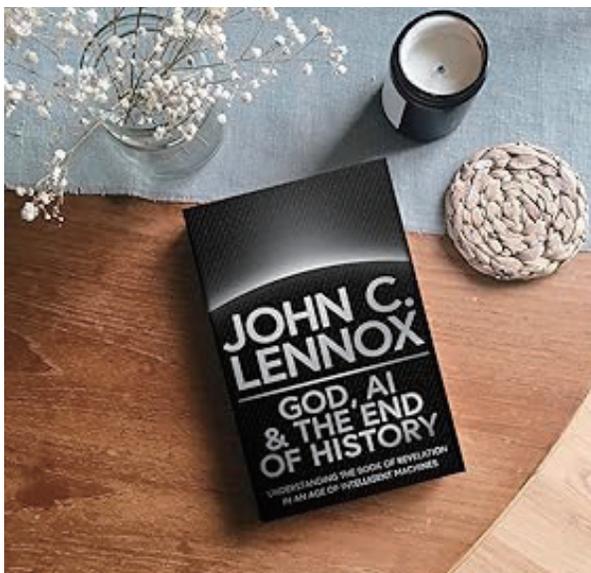
# AI科技 VS. 啟示錄的 獸與假先知

劉良淑

**摘要：**本文是John C. Lennox所著 *God, AI & the End of History* (2025) 的部分書摘。AI與未來的人工超智能可能成為操控人類的力量，應驗啟示錄十三章的預言。海中獸象徵技術與權力結合的極權政體，地中獸則是假先知，以宣傳與宗教崇拜迷惑眾人。作者警告，AI若被崇拜為新神並掌控資訊與監控系統，將導致人類陷入數據宗教與全面奴役的末世。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excerpt from John C. Lennox's book *God, AI & the End of History* (2025). Lennox suggests that AI—and the potential rise of 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may become

a force capable of exerting unprecedented control over humanity, echoing the prophecy of Revelation 13. The beast from the sea represents a totalitarian system in which technological capacity merges with political power, while the beast from the earth mirrors a false prophet through its use of propaganda and manufactured forms of worship to deceive the masses. Lennox warns that if AI is exalted as a new object of devotion and entrusted with authority over information and surveillance, humanity may find itself drawn into a “religion of data” and an end-time vision of comprehensive bondage.



**本文作者前言：**我拿到厚厚的原著時，感到十分驚訝。本書作者蘭諾克斯曾任牛津大學數學與科學哲學教授，現為該校榮譽教授。他以護教出名，曾出版過幾本維護基督信仰的書籍。他的書多半在200頁左右，僅有少數近400頁，但這本他對啟示錄的詮釋卻是600多頁的鉅著。可見他對聖經非常認真，相信出於神的話語都要實現。全書內容甚多，本文只摘錄全書談及敵基督與假先知的部分。

## 海中上來的獸

啟示錄十三章記載，使徒約翰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形狀為豹、熊、獅的結合，而「那龍（撒但）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牠」。這獸的特色是「向神說褻瀆的話；而獸的數目是「666」（啟十三1~2、6、18）。這頭獸顯然與但以理書七、八章中獸的預言相對應。

獸與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人是有道德屬性的受造物。二十世紀著名的德裔美國政治學家摩根淘（Hans Morgenthau）在談及政治現實主義時說：「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不需要像普通人一樣遵守道德準則」。按照這個觀點，聖經以獸來形容世上的帝國和其領袖，是十分恰當的，因為他們只會運用叢林原則，追求適者生存。

啟示錄最初的讀者很可能將這頭獸理解為當時的羅馬帝國，其君王殘害信徒，褻瀆真神。而今天，許多受到政府嚴酷逼迫的信徒也會認為，這段聖經正是自己處境的寫照。歷世歷代以來，像獸的國度為數不少，而未來應該會有一個末世的全球帝國，率領全世界背叛神，至終將被再來的基督所滅。

帖撒羅尼迦後書提到「大罪人、沈淪之子、不法之人」將出現，並會有許多假先知出來迷惑人，且有大逼迫（帖後二3~10）。今天，謊言與欺騙成了日常；甚至好些教會領袖也是兩面人。AI技術讓許多人能藉社交媒體散播謠言。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新聞有多少是真的？德文的「真理」（truth）與「可依靠

的」（faithful）相關，就是具可信任性。但現今的時代則高唱沒有絕對真理，難怪人們不再信任！2023年5月8日的《時代》雜誌刊登了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錫雅蘭·馬丁（Ciaran Martin）的文章，他認為，現下AI模仿真人的能力將破壞社會的結構，因為這令人們無法分辨真假；而一般民眾不明究理，他們對網路安全的倚賴可能引致大規模傷亡。

歷史上許多逼迫基督徒的暴君，已經展示出啟示錄十三章獸的模樣。然而將來會有最終的一位出現，把AI與獸性徹底結合，完全扭曲人性。與牠的邪惡程度相比，納粹的「最後解決」政策所進行的屠殺，不過是小兒科。使徒約翰雖然沒有在啟示錄裡用「敵基督」一詞來指稱牠，但兩者確實為同一人。

1900年，俄國宗教哲學家索羅夫約夫（Vladimir Solovyov, 1853 - 1900）出版《敵基督的簡短故事》，以為敵基督會是二十一世紀歐洲合眾國的總統，他被宣告為皇帝，統治

全世界；最後被再臨的基督殲滅。

## 披上科學外衣的末世宗教

魯益師（C. S. Lewis, 1898 - 1963）在1940年代警告人們，科技正在扮演神。生物學家威爾森（E. O. Wilson, 1929 - 2021）在2009年的一場辯論中說：「人類真正的問題為：我們有舊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時代的制度和現今像神一般的科技。這種結合非常危險。」

二十一世紀正有許多科學家「運用生物工程、機器人工程和AI工程，提升自己成為神」。前谷歌商業主管高達特（Mo



Gawdat, 1967 - ) 在受訪時說：「我們在造神。」馬斯克 (Elon Musk, 1971 - ) 有次在麻省理工學院演講時說：「我們正在呼召魔鬼現身。」在矽谷，善與惡幾乎難以分辨——其實就AI而言，兩者的差異沒什麼關係，因為它們都會與超人相遇。

不法的奧秘正在以史無前例的模式呈現在世間。啟示錄所描述海中上來的獸，無疑將是個絕頂聰明的政治天才，擁有無上的能力。他受過「致命的傷」，讓全世界驚奇，甚至膜拜他。有人以為，在科學昌明的現代不會再出現這類崇拜，其實不然。

不少知名的科學家曾提出，要把科學作為一個新宗教。赫胥黎 (T. Henry Huxley, 1825 - 1895) 就曾倡議，將教會變成崇拜智慧女神的殿堂，由科學家作祭司。英國生命學家朱利安·赫胥黎 (Julian Huxley, 1887 - 1975) 1952年在荷蘭的一場科學年會裡，提出要把進化的人類作為新宗教：「藉藝術和愛、智能和欣賞力，來聖化人性的高水準彰顯，強調生命的可能性，以此為崇高的信仰。」他認為人可以靠自己來掌控進化，朝向難以想像的超人境界前進。生物哲學家魯斯 (Michael Ruse, 1940 - 2024) 則稱，達爾文主義似乎已經具有宗教的作用。

2013年，前沿科學雜誌《自然》(Nature) 的資深編輯葛依 (Henry Gee, 1962 - ) 指出，把科學當作宗教十分危險。他在《衛報》(The Guardian) 發表的文章，結論指出：「科學家，或偽科學家，一旦抓住了宗教權威，如果有人再膽敢提出批評，就成了褻瀆。」



科技的進步意味著赫胥黎「超人」概念的復興。人們覺得，既然已經有基因工程、機械人工程、人工植入科技、藥品等等，不久之後一定可以製造出超人——就是未來的神祇——來管理人類。

另一位主張超人主義的以色列歷史學者哈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1976 - )，2016年在劍橋演講中提到「數據宗教」：「矽谷正在創造二十一世紀的新宗教，其中最重要的是數據宗教，它應許實現所有傳統宗教能給人的美物——快樂、平安、昌盛、甚至永生（藉數據科技在地上就可以實現，而不是死後靠超自然的神靈實現）。」

數據宗教認為，整個宇宙都是數據的流動，生物體不過是演算法，而人在宇宙中最主要的職責，就是創造一個包容萬有的數據資料處理系統，然後將自己融入。數據家們相信，只要生物特徵數據收集得夠多，計算的能力夠充分，就可以造出一個演算體系，它對人的瞭解會比我們對自己的瞭解更透徹。如此一來，權力就會從人手中轉到演算系統，而諸如民主選舉、自由市場等目前人類的作法，就會像古人跳的祈雨舞一樣過時。

請注意，這種看法與自由派的人文主義者不同。它更能配合獸的反人性政權，不再需要民主、自由。所以，在科技進步的時代，我們不要天真地以為不再會有宗教。

## 地中上來的獸

啟示錄十三章描述的第二頭獸（十三11~18），是要在世人面前高舉第一頭獸。這隻有兩角如同羊羔的獸，被稱為「假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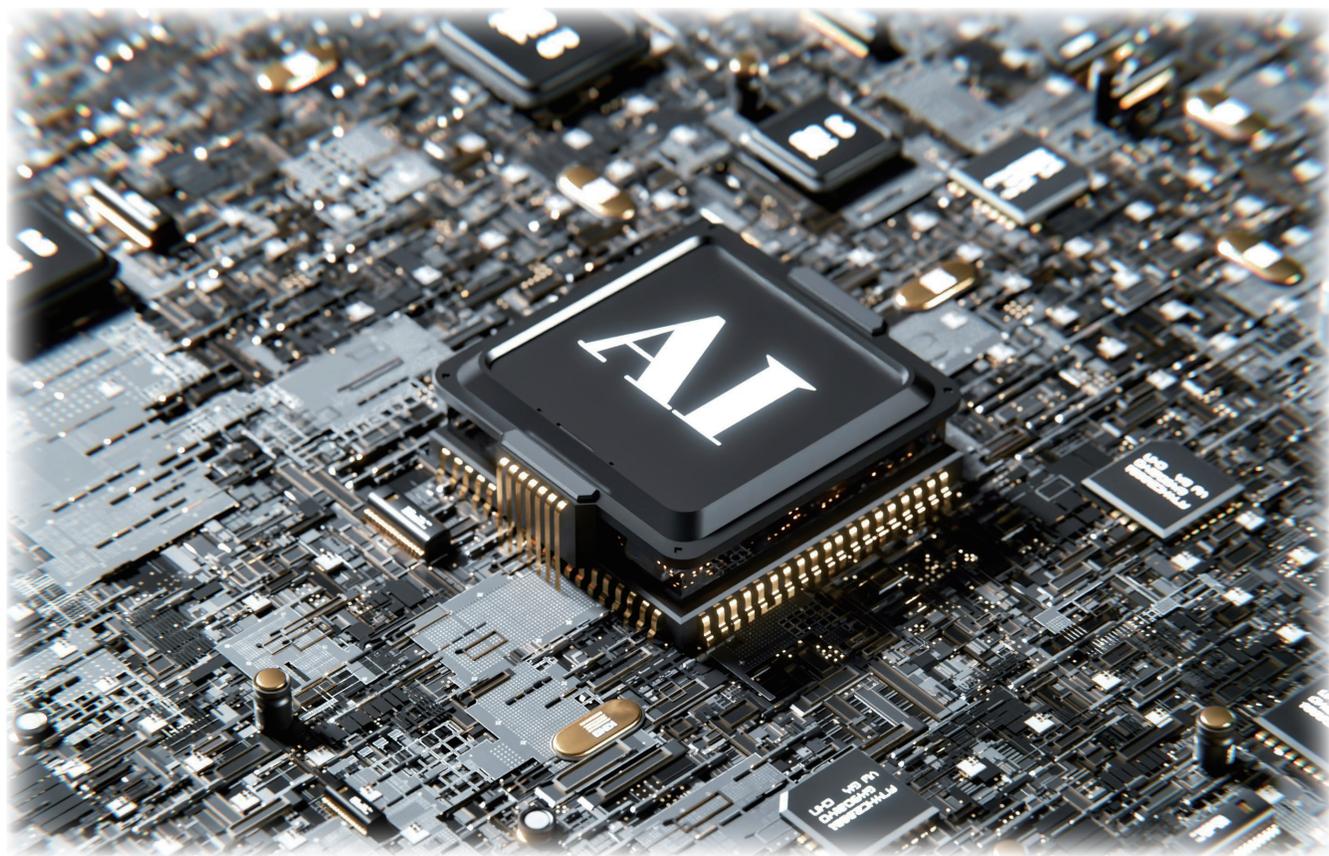
知」(十六13, 十九20, 二十10)。他就像現代政府中的宣傳部長。希特勒曾經使用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擔任公共啟蒙與宣傳部的部長,他的工作就是讓群眾擁戴納粹黨。他後來成為文化局長,掌控媒體和藝術。他經常吹噓納粹擁有神秘的武器。

這頭獸要為前一頭獸塑像。所有看重權位的人都很在意公共形像,譬如,獨裁者會在所有的行政大樓掛照片。東德曾在廣場上樹立馬克思的雕像;現今北韓要求人民戴總統照片的臂章。然而這都不是新鮮事。在但以理的時代,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就曾塑造巨像;羅馬時代到處都是帝王雕像,要人表忠。

現今科技的深偽技術很高明,可以讓影片中的人按製片人的意思說話。人形AI可以作出幾乎與真人無異的動作。未來的科技若被用來為前一頭獸作像,很可能是3D式的,足能誘惑億萬人——「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十三15)。像的功能是誘惑人相信他是神,以宗教的方式來馴服眾人。

2023年5月,哈拉利如此評論ChatGPT4:「AI既然能掌握人類語言,就能將我們困在一個類似駭客任務的幻想世界中。……如今控制人,不再需要將晶片植入大腦。」蒙特利爾(Montreal)大學職業與應用倫理中心的主任奈爾·麥克阿瑟(Neil McArthur)說:「我們即將看見一種新宗教的出現,敬拜的對象是人工智能。」因為某些AI系統所擁有的性質就像神一樣:不朽、全知、智慧超人、無所不在——透過網路有問必答,就像回應禱告。不僅如此,這個系統還會尋找崇拜者,就像臉書找人加入一樣。

這狀況會引來幾種危險。第一,控制AI系統的人能操控崇拜者;第二,這系統可能會失控,繼而要求跟隨它的人作出反社會、甚至暴力的行為。結果,全世界都會被這個人工智能機器所奴役。紐約大學AI系統專家馬古斯(Gary Marcus, 1970-)說:「這種系統必將製造天衣無縫的謊言,是人類從未體驗過的。圈外人可以用它來影響我們的



選舉，圈內人可以用它來操控市場和政治制度。民主因此受到威脅。」

2023年5月，曾獲圖靈獎（Turing Award）、被視為AI教父的多倫多大學教授辛頓（Geoffrey Hinton, 1947-），辭去他在谷歌的資深角色。《時代》雜誌引用他的話說：「我離開，才能對AI的危險暢所欲言。……我們很難阻擋壞演員不去作壞事。」CNBC採訪他時，問他AI除滅人類的可能性。他回答：「這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我只能說這麼多。」

AI的創始人和研發人之一，伯克萊（Berkeley）大學的斯圖爾特·羅素（Stuart Russell, 1962-）也說，ChatGPT可能成為一個超大智能機器的一部分，而該機器可以抗拒外力的操控。人工通用智能（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的使用，會像外星文化入侵地球一般。屆時，若人們要AI系統去解決氣候變遷問題，它提出的辦法可能是：清除人類，因為氣候變遷是人造成的。羅素建議政府和研發人員，要把握住三個原則，才能避免這類可怕的後果。（1）限制AI系統的目標：只能促進人所定目標的實現；（2）讓AI不確定目標為何，只能不斷來問；（3）堅持要AI不斷觀察人的行為，以瞭解目標的本質。然而，這些規條恐怕無法攔住獸的作為。

馬斯克認為，AI比核子武器更危險，是人類能否存續的最大威脅。他非常關切「控制問題」，即：人是否會無法控制一個超智AI，因為它自己能重寫設計程式，抵消或繞過任何原本寫進去的控制辦法。

「AI是這一代的科學怪

人」，這類標題出現的頻率愈來愈多。如今連結全球的網際網絡、社交媒體和電視，未來很可能被這怪獸用來作宣傳工具，影響全世界。深偽技術更能無止盡地欺騙人。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中提到，神會容許人有「生發錯誤的心」（二9~12），從今日嚴峻的形勢來看，一點也不為過。

1974年2月，蘇聯的異議人士索忍尼辛發表了著名文章〈不活在謊言中〉。這篇文章對今天的重要性不亞於當時。他警告說，我們的自由在於：「有人不參與在謊言中！即使謊言鋪天蓋地，所有都被壓制管控，讓我們以最微小的方式抵抗：使自己不成為管控的導管！……因為只要拒絕謊言，它就會停止存在。它們就像寄生蟲，必須以人為宿主。……我們的辦法是：絕不支持自己明知是謊言的話！」

## 被ASI掌控的時代已可預見

前加拿大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進階研究中心主任鄭妙勤（Joanna Ng）說，就像從前的人蓋造巴別塔一樣：「今天科學家想要建造ASI（人工超智能），一個單一決策機構，作為超級智能的個體……來掌控人類。……兩者都在尋求脫離神，獨立自主。」巴別塔遭神干預，結果是世人出現多種語言，溝通崩潰。

啟示錄十三章18節提到頭一個獸的奧秘「666」，這是它名字的數目。過去許多人揣

測這人物究竟是誰，但總是徒勞無功。其實當這個「不法之人」出現時，他會擁有撒但所賦予的能力，人們無須再猜測，大家都會知道他就是那人。

「666」又是



「人的數目」，這也可能是指：每個人都必須在手上或額上有個記號。近代有各種電子方式來識別人，如指紋、視網膜等。許多國家要求人隨身攜帶身分證。倘若每個人手上都要有記號，就意味著會有個超大數據庫，可以辨別所有的人。現在我們聽到「全球個人數據庫」或「地球譜系項目」，兩者都是指這類事。馬斯克在2023年就說，他想作成這件事。

總而言之，「獸」應該是一個生動的說法，其實體將是一個大有權柄的人，他的能力來自魔鬼。人類對神的背叛在他身上達到高潮。最可怕的是，全世界都會由他一個人來掌控。自從二次大戰以來，無論是政治或科技都在朝向普世的統治前進。如今世界局勢只由幾個大國的領袖在操控，讓人不禁覺得，由一人操控全球的時代是否已為期不遠。

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家特格馬克（Max Tegmark, 1967 -）在《生命3.0》的序言中說，ASI可能用三個步驟來達到統治世界的目標。第一，造出達到人水平的AGI；第二，用它來製造ASI；最後，把ASI釋出，以此控制世界。

哈拉利提出：北韓人可能都會被要求戴手環，他們的一舉一動——所有言行、血壓和大腦活動——都會受到監控，讓政府隨時可以偵測到他們的想法。這種手環與現在已經用來監控被關在家中受刑人的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相仿；RFID米粒大小的晶片已經植入好幾千人的右手；將來獸所用的辦法可能也類似。雖然目前RFID還不足以遠距掌控，但其能力未來不久必然將強化。

我們必須清醒。啟示錄所講論的事不會是像哈利波特般的幻想電影，因為現實發生的事已經相當接近。AI驅動的監控系統已經被許多國家使用來控制社會，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SoCS）就是例子。中共用它來衡量公民（或公司）的忠誠度；積分高的人

找工作、簽合約、信用貸款、找學區都相對容易，水電費、旅費、房租也相對便宜。但若一個人的行為被視為「反社會」，積分就會被扣，導致生活非常不便。不難想見，倘若這種系統普及化，將會是「獨裁者的夢想世界」。新疆維吾爾族目前的光景便是一個樣版。有人報導說，維吾爾族已經全無人權可言，而且「這不會止於新疆，甚至不會止於中國，未來還會擴及全世界；在各種監控系統之下，我們人類或許不再能有自由。」

2018年，《時代》雜誌報導，中國製造的攝像頭已經賣給英國一千兩百萬台。2022年2月7日的《時代》雜誌說，英國把這種攝像頭放在學校、醫院、大學、縣議會、警察局、政府部門；半數以上的中學都使用了能分辨臉部、性別、動作、衣著顏色、頭髮等的攝像頭。

2021年，俄國在莫斯科放置了二十萬個攝像頭，即使戴上面罩，仍能被辨識出來。現今在西方，這類監控設備仍是私人擁有，但情況可能會改變。若民眾沒有充分把關，社會信用積分之類的作法便無法保證不會上演。

蘭諾克斯教授語重心長地說：他希望以上信息能讓讀者明白，為何他會如此認真看待啟示錄。因為從現今的科技來看，我們不難想像倘若世界被某個黑暗權勢控制，會是怎樣的光景！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 教會：

## 既像家庭

## 也像城市

戴永富

**摘要：**本文探討拜歐拉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推動的「三合一」事工模式，旨在整合神學研究、教育與牧養，回應神學與教會脫節的問題。本文指出神學應以教會為中心，具備世界觀塑造、靈性培育與信仰整合三項功能，並從創造與終末視角論述教會作為新創造的城市與家庭，預嘗並見證神國的實現。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hree-in-one” ministry framework advanced by the Biola Research Initiative for Chinese Theology, which seeks to bring theological research,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astoral

ministry into closer alignment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ongoing disconnect between theology and the life of the church. It argues that theology must be oriented toward the church and should carry out three essential tasks: shaping a Christian worldview, nurturing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integrating faith with everyday life. From both creation and eschat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 article portrays the church as both the household and the city of the new creation—anticipating and bearing witness to the coming reality of God’s king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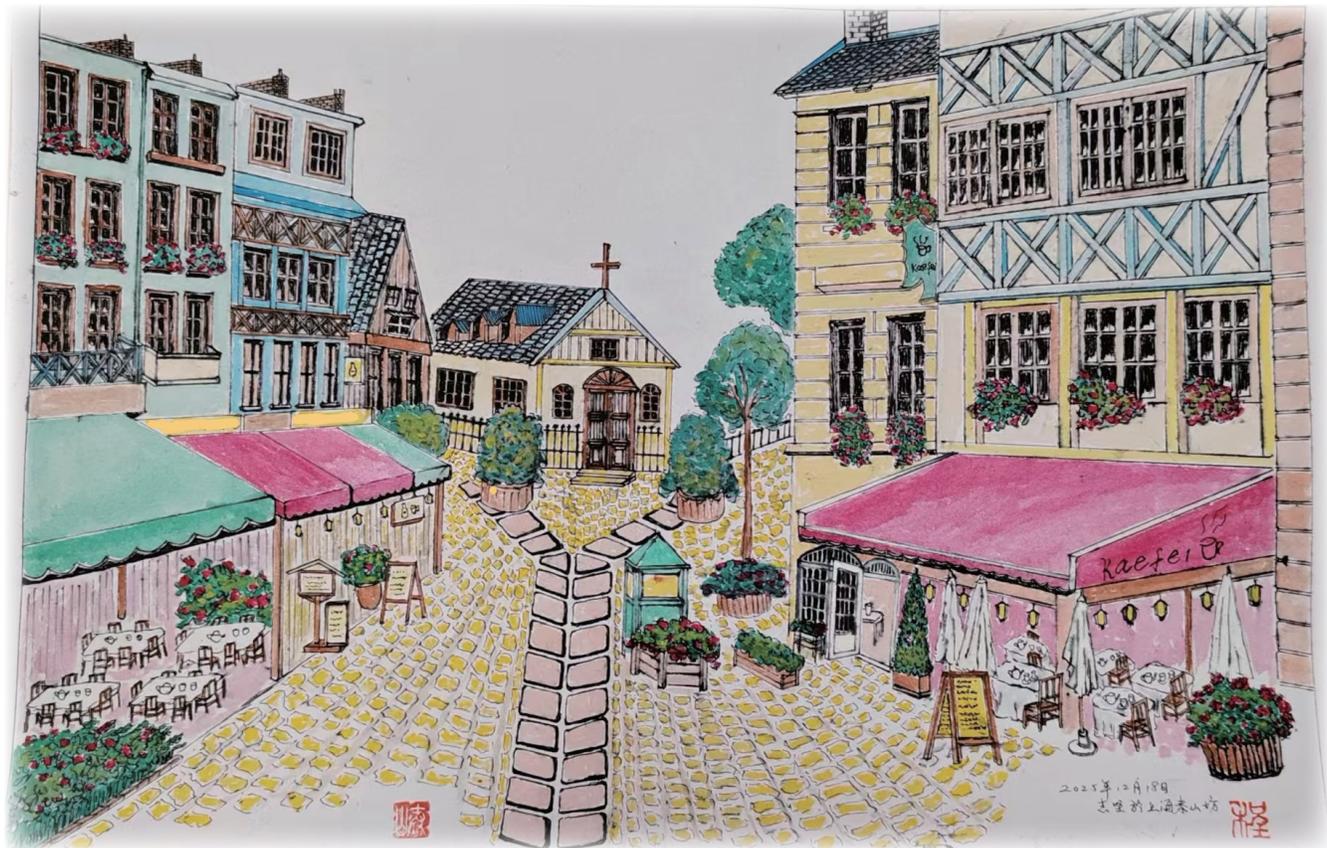
長久以來，神學研究的成果往往難以有效傳遞到教會，而教會的實際生活也鮮少反過來影響神學學術。於是，作為神學研究「中轉站」的神學院，與教會之間出現了日益嚴重的脫節。然而，研究者、教育者與牧者的事工若僅著眼於實際問題，而缺乏聖經所啟示的神學異象，就容易失去對屬靈理想的嚮往。面對這些挑戰，拜歐拉中華神學研究中心致力於推進一個將神學研究、神學教育與教會牧養有機地統一起來「三合一」事工模式。本文所要闡述的，正是這一「三合一」事工模式所依據的神學異象。

### 三項功能，三個面向，三重職分

神學研究要以教會為其事奉焦點和目

標，這主要不是說所有研究成果會直接滿足教會的實際需要，乃是說研究者所探究的神是以教會為其主要工作領域之神。世界的未來是要靠神在教會裡、也是藉著教會所做的更新大工。這樣，拉近神學研究和教會事工的距離有其神學正當性。但是，教會畢竟不是高等學府，故神學知識在教會的傳遞最好以門徒訓練為基本框架。這意味著教會同工要讓神學的研究成果具備三項核心功能：即世界觀塑造、靈性/美德培育，以及信仰/人生（工作、文化等人生諸多層面）整合。唯有具備這些功能的神學知識方能訓練出門徒來。

世界觀塑造是要產生基督式智慧，



而靈性/品德培育與信仰/人生整合則分別以內心轉化和全方位事工為結果。照此，這三項功能關係到教會的三個面向：認知 (knowing)、存在 (being) 和實踐 (doing)。實踐上的轉變必出於存在或生命上的更新，而這一切要基於人對神話語的認知。再者，此三者與基督的先知、祭司、君王三重職分相對應。按照荷蘭神學家巴文克 (Herman Bavinck)，三重職分也反映了亞當的三種基本功能——用於追求知識的頭、用於獻身與敬拜的心和用於治理與管理的手，而它們都在末後的亞當 (基督) 及其身體 (教會) 裡得到全面的更新。<sup>1</sup>

總之，世界觀塑造、靈性/品德培育與信仰/人生整合都將使教會成為具有基督形像的新人之放大寫照。

### 教會像城市：終末論與新創造視角

教會事工關乎新創造的成形，所以它具有終末論 (eschatological) 層面。世界觀塑造為信徒提供神更新世界的藍圖，即神的終

末性計劃，而靈性/品德培育和信仰/人生整合是這藍圖在教會裡的部分實現。教會也是新天地的縮影和預告。

有意思的是，根據聖經，教會所預告的 (也是教會在基督再來後的最終表現) 是一座城市。信徒眼下等候那座有根基，也就是神所預備、經營和建造之城 (來十一10、16)。終末論與創造論相對應：神藉著教會要實現的，就是祂起初的創造計畫。許多聖經學者認為，伊甸園是一種類型的聖殿；正因此，伊甸園自然要發展成一座聖城，因在古中東，聖殿要建於城市的中心。<sup>2</sup> 在神的計畫中，亞當夏娃要透過先知式智慧和祭司式愛心對地球進行君王式管理，旨在擴大伊甸園的範圍，使之成為一個彰顯出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的文化成就的聖城。

但墮落讓亞當及其後裔變為無家可歸者，在形同流亡的人生中漂泊不定，因此神通過使人尋見可居住的城邑挽救人 (詩一〇七4~7)。離開伊甸的罪人雖然能為自己建造城池，但他們還是過流亡者的生活，因世

上的城邑不能提供長久而聖潔的歸宿。諸如尼尼微、巴比倫、推羅等城邑，成為了抵擋神的中心和犯罪人類的代表。在聖經中，城市「的基本特徵始終是『人類整體』的象徵……城市成為人類的放大寫照——以更集中的形式呈現出人類行為中的善與惡。」<sup>3</sup>

我們在聖經中能看到耶路撒冷與巴比倫、尼尼微的對立，是神的選民與抵擋神的罪人的對峙。但悲劇在於：耶路撒冷自身卻漸漸淪為像其對立面；後來保羅說教會是等同於屬天的耶路撒冷，與屬地的耶路撒冷對立（加四25～26）。奧古斯丁也把兩種人類的區別解釋為上帝之城與屬地之城的對立；它們代表著兩種亞當（即屬於第一亞當和末後亞當之人）及其兩種愛（對神的愛和自愛）。

若聖經中的城市可代表人類，那麼身為新人類團契的教會可被看作一種城市或屬天耶路撒冷的初步顯現（來十二22）。<sup>4</sup> 啟示錄把新耶路撒冷描寫為神的聖所，故其居民皆有祭司職分（啟二十二4）；<sup>5</sup> 如此，這座聖城是教會生活的圓滿實現或可被視為教會自身（啟二十一2）。

聖經從園子開篇，卻以城市作結；救贖歷史的進程可謂是聖潔的「城市化」。福音的宣揚和教會的成立是神預備新耶路撒冷的過程。所以教會生活也是一種屬天公民德性的培養，讓信徒在今世預嘗並操練新耶路撒冷居民的生活方式。基督徒沒有建立神權國家或基督教社會的義務，但他們的使命是通過效法基督而見證出新天新地的價值觀。此

外，每位信徒的成長道路既漫長又艱鉅，故他們需要「被接枝於一個新群體、一個另類的『城市』、一個被稱為『教會』的反主流文化的社會結構之中。」<sup>6</sup> 換言之，唯有像另類城市這樣健全而實在的團契，才能充分裝備信徒在基督裡執行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職分。

## 兼具家庭性質：自由、自足與合一

阿奎那深具啟發性地指出，教會可被稱為城市，因它具有三個城市般特質：<sup>7</sup>

- 一、正如市民都是法律上的自由人，教會是由自由的信徒組成的，因為身為屬天耶路撒冷居民的信徒「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由婦人的兒女」（加四31）；
- 二、城市比村莊更自足；凡有益於人生的服務和必需品都可在城市中找到。同樣，教會也是自足的，也就是說一切有益於靈命的事物都可以在教會裡獲得；

三、市民是聯合於一個城市，而教會的信徒在基督裡聯合為一。

自由、自足和合一等特質實質上都出於、也證明著基督與信徒的聯合：信徒的所有祝福和恩賜都是在基督裡領受的。若非基督與人聯合，就無教會可言；故此，教會是世上最充滿神的同在的群體，是神將來在新天地裡充滿萬物的縮影和預告。

阿奎那將教會的自足性僅理解為屬靈層面的自足，這不完全正確。鑒於教會論是位於創造論與終末論的交匯點，教會生活包含著人在基督裡對創造使命的踐行。這表示信



徒要以先知式智慧與祭司式愛心對受造資源進行君王式管理及分配。既然新耶路撒冷的生活將容納萬國的文化與經濟成果（啟二十一26；賽六十11），為新天新地預備的教會生活也沒有撇棄人生的各樣祝福。「屬靈」並非與物質生活相對立的理念；它也是指信徒靠基督之靈管理並分享人生所有恩賜的狀態。

由此可知，若世上城市的自足性依賴經濟網絡中的買與賣，教會的自足性則依靠相愛網絡中的施與受：「……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八14~15）。買賣和施受都能匯聚或動員各樣資源，但前者僅限於今世社會，而後者是新天新地的生活方式。

由此可見，教會之所以能以相愛維持自足，是因為教會是猶如一座兼具家庭性質的城市。

### 教會生活的家庭性與城市性

對於阿奎那而言，教會很難被簡單歸類，因它既像家庭，又像城市。<sup>8</sup> 聖經把教會稱作神或基督之家

（來三6；提前三15）。家庭這一隱喻強調信徒藉著聖靈與基督的聯合（這是成為基督徒的內涵）；人與基督聯合方能與天父聯合而成為其兒女。與主聯合或「在基督裡（*en Christô*）」之人經歷了「與基督（*syn Christô*）」同死同活（西二20；羅六8），一同受苦而得榮耀（羅八17）。

希臘文 *koinônia* 能抓到基督與教會聯合的性質。根據其詞根，*koinônia* 有「與他者共享

或同受」之意，也可被譯為「一同經歷」，「相通」，「團契」或「聯合」；總之，*koinônia* 是指「以共同經歷為特質的聯合」。正因與基督聯合，保羅和腓立比教會都有 *koinônia*：他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也同受患難（腓一5，四14）。<sup>9</sup> *koinônia* 主要不是源於人的同情心，而是基督之靈；使每個主體在比自己更大的經歷（即自己與他人的經歷）中有份，因為聖靈使信徒與基督一同感受弟兄姊妹的感受。基督之心是信徒與信徒聯合的樞紐。信徒之間在基督裡的感同身受使新約團契呈現出「相互性（*allêlôn*）」特徵：<sup>10</sup> 弟兄姊妹們彼此服侍（彼前四10），互相禮讓（羅十二10），互相照顧（林前十二25）。甲能感受乙的需要而把自己的資源分享給乙，反之亦然。在基督裡的共情讓愛心能循環不停地流動，這就是家庭的特質。總之，*koinônia* 或聯合的性質是相互性或施與受的動態互動；在教會這個大家庭裡面，當無單純的施予者和領受者之分，<sup>11</sup> 如此，施捨的無可自誇，接受的亦無須自卑。

*koinônia* 這個詞也在亞里斯多德有關城邦（*polis*）的著作裡出現。對亞氏而言，城邦是一個團契：市民都像朋友一樣為共同善（*koinon agathon*；英：common good）戮力同心。共同善不僅關乎城邦的繁榮，也包括市民的美德塑造。共同善的實現本身及共同善日後的成就，皆應成為市民的共同經歷或 *koinônia*。這樣，*koinônia* 也體現於市民所要參與的公共活動。但由於個人主義和世俗主義，當代城市已經很難實現真正的 *koinônia*。在缺乏共同信念與價值體系的情況下，當代城



市的合一性是脆弱的，主要來自法律性或程序性共識。誠然，教會只是城市的不完美類比；但從*koinōnia*或聯合這角度，城市可以說是教會的不完美映照。其實，共同善是公共倫理學的一個術語；學者們通常用它來闡釋社會理想，但我們的策略是將這一概念轉向教會內部加以運用。這是合理的策略，因神藉著教會所要實現的終末願景也關乎社會和文化的全面更新。這能解釋為何教會是一些社會和道德理念得以美好實踐的最佳場域。

## 結語

本中心設計世界觀塑造、靈性/品德培育和信仰/人生整合的研究與培訓資源，旨在使教會在獲得優質裝備的基礎上，認識並承擔其在神終末計畫中的角色。詳言之，世界觀塑造幫助信徒建造一個名為教會的小世界，但這兼具家庭與城市特質的共同體並非政治實體。教會不可混淆信仰與政治，也不應企圖取代現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否則將損及教會信仰與美德的純潔性。

基督再來前，教會以恩典與真誠展示其獨特的生活方式，讓世人能切身地體會福音所帶來的共同善。靈性/品格培育事關教會家庭性的成全，目的是通過深化信徒與基督的聯合來強化眾信徒的合一或*koinōnia*。

信仰/生活整合關乎教會城市性的建造。教會像城市，這意味著在教會中流通的各樣祝福並不限於屬靈層面，也涵蓋知識、文化、技能、審美與物質等祝福或資源。但與城市不同的是，教會中的流通不依靠經濟交易，而是出於由施與受構成的團契生活。

沒有*koinōnia*，祝福和恩賜就會淪為競爭的資本而無法實現共同善。個體生命中的恩賜和祝福必須延伸至更廣闊的群體層面，因為群體的豐盛生命方能更充分地顯明神的榮美。我們盼望，兼具大家庭與小型城市特質的教會，未來能扮演社群中心的角色。這樣的教會將有機統一培訓事工、文化參與和宣教使命，使信徒和慕道友一同經歷神的創造和救贖的美善。 

註：

1、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III: 367。三重職分與中華文化有關理想人格（即聖人）的理念相契合；儒家和道家皆視聖人為兼具智慧、品德與事功之人（參閱：劉笑敢《老子》，台北：東大，2021，123）。

2、T. Desmond Alexander, *The City of God and the Goal of Creation* (Wheaton: Crossway, 2018), 20.

3、Ryken et. al., "City",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 151.

4、有人說，這裡所謂教會是指神的選民，也就是無形的教會；但聖經有關教會的教導，同樣也適用於我們所參與的地方教會。

5、Alexander, *The City of God and the Goal of Creation*, 152.

6、Hauerwas &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Nashville: Abingdon, 1989), 46.

7、*In. Ps.*, XLV, 5, n. 3.

8、*In. ad. Eph.* II. 19, n. 124.

9、Friedrich Hauck, *κοινωνία* ktl., *TDNT* III, ed. Kittel, trans. G. Bromi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10、Gerhard Lohfink, *Jesus and Community*. Trans. John Galvi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III.4.

11、John Barclay, *Paul and the Power of Grac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20), chapters 11 & 13.

作者是拜歐拉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主任、創欣神學院兼職教授。



# 戰局下的 信仰聲辯

木白

**摘要：**本文重析1950年代初丁光訓與王明道圍繞三自愛國運動的論戰。丁以聖靈論詮釋基督徒順服社會秩序，將愛國行動視為聖靈呼召；王則以聖潔神學堅持信仰純正，拒絕政治妥協。二者之爭既是中共統戰策略下教會被分化的政治產物，也是信仰群體在政治現實與屬靈召命之間艱難抉擇的見證。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early-1950s debate between K. H. Ting (Ding Guangxun) and Wang Mingdao surround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Ting, appealing to a theology of

the Holy Spirit at work within society, argued that Christians should submit to the new social order and regarded patriotic participation as part of the Spirit's calling. Wang, grounded in a theology of holiness, insisted on doctrinal purity and rejected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Their dispute was both a political outcom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nited-front strategy, which fractured the church, and a poignant testimony to the difficult choices faced by believers naviga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al reality and spiritual conviction.

二十世紀50年代初，三自愛國運動興起過程中丁光訓與王明道之間的論戰，是現代中國新教自由派與敬虔派之間最為激烈的政治與神學衝突。歷史學者對此已有深入研究。在其基礎上，筆者重新梳理了論戰本文，以期對當時戰爭處境和與此相關的政治邏輯作更深入的挖掘，同時對雙方論戰文本中豐富的意義層次作更全面的理解。

筆者發現，這場爭論不僅有著深刻的戰時背景，而且爭論本身在當時配合戰爭進行的政治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將美國的軍事介入視為主要威脅。為支援戰爭動員，共黨在內戰時期已形成的對新教的統戰策略，得到進一步延

展，並輔以思想改造、批判鬥爭等革命手段。這項策略的具體落實，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以反帝愛國為號召的反美帝運動；加入運動的新教教會被要求召開「控訴大會」，指控在華傳教士及其負面影響。同時，運動也將矛頭指向所謂「非政治」和「超政治」的本地教會領袖，指責其拒絕配合運動的開展。在共黨的指導下，吳耀宗等人發起三自籌備委員會，倡導教會放棄獨立立場、肅清帝國主義影響並接受思想改造。在對王明道採取行動之前，中共和三自領導層已著手打壓各地獨立教會與團體，例如地方教會的倪柝聲於1952年被秘密逮捕，耶穌家庭被取締；接連不斷的批鬥會以及緊隨其後的迫

害，迫使成千上萬基督徒進入三自體系。

## 聖靈帶領下的相互尊重

根據魏克利 (Philip Wickeri) 的研究，丁光訓回國後迅速完成自我調整，自覺成為三自事業的積極倡導者。通過密集研讀聖經（尤其是福音書與保羅書信）並細察時勢，他逐漸形成一套關於基督徒生活的神學闡釋：基督徒當接納新的社會秩序，學會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生活；基督徒仍須繼續作見證——傳揚福音、建造教會。魏克利將此概括為「雙重運動 (double movement)」。<sup>1</sup>筆者則進一步指出，丁將此「雙重呼召」奠基於一套獨特的聖靈論之上。

作為出身自由派聖公會傳統的神學家，丁光訓堅信聖靈在教會中的臨在與在世界中的工作，視其為解放、公義與社會轉型的終極動力；這種立場與敬虔派顯然有距離，後者強調聖靈在個人得救與聖靈恩賜中的工作。鑒於政治層面的期待，丁強調：在社會主義中國，聖靈「是活潑自由的靈」。聖靈並不迎合人的偏好，而是以權威和智慧引導教會；因此，忠心的見證並非在於質疑新政體，而在於識別聖靈如何已然開啟福音大門。在1953年面對神學院全體師生的一次講話中，他引用使徒行傳十章中聖靈帶領彼得



轉向外邦人的經典案例教導說：

今天，在我們中國，福音之門是開著的，因之當然不能完全同日而語。可是我們從聖經至少可以得到一個亮光：聖靈可以用許多方法，為我們開啟福音之門。……而我們沒有資格來論斷聖靈的哪個方式更好些，因為我們是愚妄的。聖靈有時讓三千人、五千人同時信主，有時他卻只感動幾個人信主而已。至於最後真實的效果，只有主知道。我們原不該問效果，我們的本分是順服聖靈。<sup>2</sup>

在此「政治服從」與「順服聖靈」相互交織。如果基督徒抱怨宗教限制、公開批評政權，丁的回應則是：此舉顯示他未能識別聖靈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工作。信徒當謙卑省察，順服聖靈（而非順服黨）的引導。一旦被聖靈更新，信徒便會發現國家事實上賦予了教會合法傳道與牧養的權利與空間。為此，丁主張教會應在統一戰線的框架內採取新的姿態。他主張，三自所倡「愛主、愛國、愛人民、愛教會」，本身就是出於聖靈的呼召，旨在將牧職職責與愛國使命對接。因此，即便自稱「非政治」的敬虔派，也可以不再袖手旁觀，從而在體制內找到順服的內在動力。依丁之見，如此順服聖靈將會有極大的回報：在新中國建造教會，意味著「參加的是先知、祭司和使徒的大有榮耀的行列。」<sup>3</sup>

如果說調整教會對外部世界的取向是丁對外的呼召，那麼在差異中尋求合一就是他對內的呼召。這項原則先是在金陵協和試行，繼而被納入三自的工作語言，用來吸引敬虔派信徒。丁主張：教義、禮儀與制度的多樣性，皆為聖靈豐富恩賜的記號，不應妨礙合一；而且，既然「愛國、愛人民」是聖靈對新時代的召喚，「相互尊重」便是同一個聖靈所要求的愛之倫理表達。換言之，為實現統一戰線下的廣泛團結，丁在一定程度上軟化其自由派立場，轉而訴諸敬虔派對聖

靈恩賜的信念。在其推動下，1954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基督教代表會議的決議明確提出：「鼓勵全國基督徒，繼續認真進行愛國主義學習，肅清、明辨是非，分清善惡，純潔教會。」<sup>4</sup>

丁的上述方案旨在以「反帝愛國」作為共黨、教會改良派與敬虔派之間的共識，也是相互尊重的底線；逾越此線者，可能面臨政治清洗。值得注意的是，為了維持統一戰線操作的彈性，丁刻意模糊了「帝國主義毒素」的定義，也未明示清洗的具體方式。然而，這套表述在不少信徒看來已經動搖了聖潔生活的信仰根基，由此埋下與王明道後續論爭的伏筆。總體而言，丁以聖靈作為其神學和教牧話語樞紐，將教會服從政治議程的要求以神學方式加以正當化；聖靈遂成為一扇「旋轉門」：既可為魏克利歸納的「順服新秩序——建造教會」的雙重運動背書，也使外在政治訴求以神聖命令之名進入教會的內部治理。

### 聖潔與基督徒生活

王明道對局勢洞若觀火。如果說丁所宣導「相互尊重」為三自提供了爭取敬虔派的信仰理由，那麼「反帝愛國」就是黨國體制向其施加的政治要求。目睹三自領導層推行批判運動，王更加憂慮教會內部的壓力、分裂與混亂；鑒於三自與中共之間的代理關係，他自然也無法忽視獨立教會（例如地方教會）在面對體制要求時所遭遇的悲劇。在他看來，在教會內部進行抗爭成為維繫教會及其純正信仰的唯一有效途徑。於是，他拒絕參加全國性三自會議，拒絕簽署1950年《基督教宣言》，將基督徒會堂打造成抵抗三自運動的中心；同時在《靈食季刊》持續刊發牧養與論戰性文章，批評各類妥協之舉，矛頭尤其指向三自。他向眾教會傳達的資訊非常明確：堅持聖潔意味著活出基督徒見證，甚至殉道，同時揭示三自方案的罪惡。

司馬懿（Chloë Starr）已經指出，王明



道在教導與牧養中自覺立足清教徒的改革宗傳統，強調聖潔、悔罪與宣教熱忱。<sup>5</sup>這裡可以補充的是：對王而言，聖潔即效法基督的公義、愛與完全，並與「世界」保持分別；真信徒應與不信者區分，抵禦諸般試探，而首要之務是順服主的命令。在王看來，教會歷史見證了聖徒屢次「出離」被罪玷污的群體，並在必要時「受苦流血」以成見證。置身社會主義制度，這些聖潔記號恰恰暴露出丁光訓樂觀的天真。王預言教會將遭遇類似初代教會的大規模逼迫，並堅持基督徒的聖潔之道，乃在效法使徒的殉道之路。在1954年「順從人呢？順從神呢？」的結論中，王講道：

當主耶穌升天以後，猶太人的政治與宗教兩方面的領袖用了雷霆萬鈞的力量，想消滅基督的福音與教會，就是因為使徒那樣勇敢剛強，福音才得傳開，教會才被建立，眾信徒才能隨著他們也勇敢剛強起來，將福音傳遍世界，我們才得聽見了福音，領受了救恩，作了神的兒子，得了永遠的生命。有人問我今日的教會該走怎樣的道路？我回答說：「走使徒的道路。」那就是說，跟著使徒的腳蹤走，效法他們那樣勇敢剛強，那樣不怕恐嚇，那樣不顧性命，那樣至死忠心，那樣不討人的歡心，那樣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傳揚福音，那樣只本著神的話教訓人。誰能這樣做，誰便能蒙

神賜福，被神重用。<sup>6</sup>

上述立場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激發出足以與三自運動抗衡的信仰願景與倫理規範，另一方面為基督徒的政治義務劃定了清晰界限。因此，王既可以承認丁所引用羅馬書十三章1節信徒當「順服掌權者」，但又可以同時強調：一旦政治運動與上帝誠命相衝突，基督徒的順服即告終止。基督徒應當守法，卻必須在宗教使命受侵擾之處保持政治自由——例如對「反帝愛國」等政治訴求保持距離，對控訴運動等政治干預予以拒絕。因為其首要宗教義務在於：遵行上帝旨意、持守聖徒相通、共同事奉上帝、守護教會的聖潔，並藉宣講救恩福音為基督作見證。為持守教會的聖潔與使命，王呼籲會眾「不懼怕任何攔阻，不惜付任何代價，也不惜做任何犧牲。」換言之，拒絕對三自議程做任何妥協。

不僅如此，王明道圍繞基督徒聖潔生活而展開的批評，也指向丁光訓、吳耀宗及其他三自領導人。針對丁所倡「相互尊重」，王援引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六章14節的教導：「信與不信不可同負一轡」，稱之為上帝為保護子民而豎立的「堅固之牆」。針對三自所要求的「肅清教會內部帝國主義殘餘」，王則強調：聖經的命令是「分別為聖」，並非教導信徒滋生敵意，而是在不信者中活出聖潔的群體生活，以彰顯上帝性情，並防範惡者試探。在王看來，丁及其同道之言，足以證明其具備「假先知」的群體性格：他們的目標是歪曲聖經、掏空福音，使教會由內而外被改造，並使政權免於公開壓制的高昂成本。其危險更在於，這一切都是披著「導師」、



「朋友」的外衣而推行。<sup>7</sup> 由此，王揭示出三自在向政權妥協中扮演的工具性角色，同時亦避免將矛頭直接指向其幕後推手——中共政權。

## 總結與評論

筆者同意司馬懿的觀察，後者指出丁、王之間的原則性分歧直指基督徒生活的核心，而且兼具靈性與政治效應。她更進一步指出，丁的政治願景深植於其神學信念，不能與實踐策略混淆。<sup>8</sup> 與對丁的同情理解相反，司馬懿和魏克利都批評王明道的戰鬥立場阻礙了當時教會的合一以及隨後教會衝突雙方的和解。<sup>9</sup> 對此，筆者提出兩點重要修正：

首先，這場爭論本身就是中共對主流教會進行吸納和改造、對獨立教會進行壓制和瓦解的統一戰線策略的重要部分。兩位教會領袖對此政治現實皆有充分自覺。對他們而言，站隊直接意味著獲取收益或承擔代價。因此，無論是在教導還是辯論中，

他們都一以貫之地為各自的妥協或抵抗立場辯護，勸服受眾追隨，並不遺餘力地揭示對方的錯謬。若據此單方面指責王的戰鬥立場阻礙和解，反倒失之偏頗；更公允的說法應該是：引發教會內部的撕裂與互不信任正是統一戰線策略的預期產物。無論是丁光訓，還是王明道，其實都在中共的如來掌中。

同樣關鍵的是，承認上述政治現實並不否認另一層面的現實——那就是關於聖靈引導或聖潔追求的宗教願景。正是這一本體與倫理層面的「更高現實」，為社會主義語境中的基督徒生命與見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規

範性命令；若無其信仰號召力，教會與信徒便難以識別其獨特使命，以至有勇氣與堅忍守住信仰，並在公共生活中作出智慧的分辨。依此可見，兩位領袖在這雙重現實之間艱難取捨，彼此競爭事關教會和信徒存亡的教導話語權。

從長時段看，這場爭論成為1949年後中國大陸新教版圖上的一條斷裂帶。後期的丁光訓提出宇宙的基督（Cosmic Christ）觀念替代聖靈論，繼續塑造三自統戰話語，然而他與敬虔派之間的鴻溝未曾彌合；相較之下，王明道的「聖潔」語言則成為幾代家庭教會領袖與知識群體的信仰座標。就丁及其後繼者而言，除非在三自內部能生成一套具有說服力的以聖潔為核心的神學論述，足以與那段抵抗的遺產進行深度對話，否則三自追求的目標只能淪為空談。 

註：

1 · Wickeri, Philip L., *Reconstruct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K. H. Ting and the Chinese Church*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7), 112.

2 · 丁光訓，「傳揚福音和建立身體（一）」，《天風》1953年（390號），頁5。

3 · 丁光訓，「傳揚福音和建立身體（三）」，《天風》1953年（392號），頁3。

4 · 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四項決議，《天風》1954年（425-427號），頁43。

5 · Starr, Chloë, *Chinese Theology: Text and Contex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3.

6 · 王明道，「順從人呢？順從神呢？」《靈食季刊》1954年，第112冊。

7 · 王明道，「真理呢？毒素呢？」《靈食季刊》1954年，第112冊。

8 · Starr, 2016, 208.

9 · Wickeri, 2007, 93-125; Starr, 2016, 185-209.

作者為旅英學人。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4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 \_\_\_\_本 (3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 (9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 (15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 (15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 昂貴恩典的 生命之道

## —潘霍華的《追隨基督》

曹瑩

**摘要：**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中指出，教會陷入「廉價恩典」的危機，缺乏真實的門徒生命。他強調，「昂貴恩典」是回應基督呼召、以生命跟隨祂，並在信心與順服中與基督聯合。透過捨己、順從基督話語與活出祂的生命，信徒被帶入基督所承擔的真實世界，在幸福與苦難中學習信靠。

**Abstract:** In *Discipleship*, Dietrich Bonhoeffer argues that the church has fallen

into a crisis of “cheap grace,” marked by the absence of genuine discipleship. He contends that “costly grace” calls believers to follow Christ with their whole lives, uniting with him in faith and obedience. Through self-denial, submission to Christ’s Word, and embodying his life, believers are drawn into the concrete reality that Christ himself has borne. Within both joy and suffering, they learn to trust in him and to walk the path of true discipleship.

### 一、引言

「廉價的恩典是我們教會的死敵……是我們自己賜予自己的恩典。……[昂貴恩典]是耶穌基督的呼召……這種恩典之所以昂貴，是因為它呼召我們去追隨；它之所以為恩典，是因為它呼召我們去跟隨耶穌基督。它之所以昂貴，是因為它需要以生命為代價；它之所以為恩典，是因為它賦予人唯一的真實生命。」<sup>1</sup>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作門徒的代價》（又稱《追隨基督》）開篇對「廉價恩典」與「昂貴恩典」的深刻闡述，直指信仰的本質，對一代又一代讀者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

這部1937年底出版的著作，德文原名 *Nachfolge*，中文直譯為《追隨基督》更為恰當——《作門徒的代價》源於早期英文譯本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追隨基督》更清晰地點出全書核心：潘霍華意圖建構一種以基督為中心的靈修神學，其核心經文正是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的「登山寶訓」。

### 二、背景與內容概覽

這本書絕非脫離現實的抽象神學。作者潘霍華是德國抵抗納粹的核心人物之一，早在納粹上台之初，他便洞察其邪惡本質，積極投身教會抗爭運動，甚至參與刺殺希特勒的密謀，最終為此獻出生命。《追隨基督》正是在這段教會抗爭歲月中完成的。

在當時的處境下，潘霍華觀察到，德國教會對抵抗惡政的拒絕，誤導了平信徒對救恩的理解。宗教改革核心原則「唯信稱義」被曲解為行動的懶惰與冷漠；教會陷入軟化真理力量的虛浮敬虔。虔誠的德國人將榮耀

歸於希特勒，卻無意中奪去了只應歸於上帝的榮耀。基督徒似乎早已習慣將「八福」視作不切實際的理想，背十字架的呼召遭到普遍逃避。這些正是潘霍華對信仰危機的深層診斷。他提出的「廉價恩典」與「昂貴恩典」，精確地概括了教會被世俗權力束縛、信仰被削弱為空洞形式的悲劇——這正是納粹時代教會信仰失落的悲歌。因此，潘霍華在書中不斷挑戰讀者：在德國社會的物質主義、軍國主義與殘暴獨裁之下，追隨基督意味著什麼？「登山寶訓」中那些看似不可能的要求，基督徒該如何回應？「八福」究竟還有多大的效力與關聯？在希特勒與納粹主義引發的教會抗爭中，基督徒又該如何負起責任？

然而，本書的核心並非政治行動指南，而是一部深刻的靈修經典。潘霍華並非要直接改變政權，而是呼喚教會在混亂的時代重新成為基督的身體。他邀請信徒在喧囂世界中，只傾聽一個聲音——基督的聲音；在各種權威與恐懼面前，單單注目那位走在前面



的主。潘霍華在書中特別強調「信心與順服」的結合，這並非偏離新教的教義「因信稱義」，而是為了挽回宗教改革的真正靈魂：在信心中以順服回應基督的呼召，面對活生生的基督，在其呼召中行動。

正是這種靈修視野，本身便是一種對邪惡權勢的深層抵抗。即使置身不同的時代與處境，潘霍華仍通過此書不斷向基督徒發出邀請：不必重演他當時的政治困境，而是深入基督教屬靈傳統的核心——在各自時代與生命環境中，追隨基督。特別是對於新教信徒，他邀請我們重新思考「因信稱義」的真正含義。

### 三、與基督聯合

在此書中，「追隨基督」與「因信稱義」最終凝結為新教神學中獨特的主題——與基督聯合，這正是加拉太書二章20節所揭示的屬靈現實：「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與基督聯合強調信徒在信心中與耶穌基督的深切連結：它超越道德模仿或律法遵守，指向生命的深層與基督相聯。潘霍華至少從四個維度闡釋了這一主題。

#### 1、單單注目走在前面的基督

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太十六24）。但何謂「捨己」？潘霍華如此解釋：「捨己就是只知道基督，而不再知道自己；只看見走在前面的祂，而不再看那條對我們來說太難的路。這再次告訴我們，『捨己』只能說是：祂領路，緊跟祂。」<sup>2</sup>

可見，捨己意味著不再注視自己，而是單單注目那位走在前面的基督，揭示出門徒生命的根本轉向。捨己不是單純的道德操練，而是一種持續的視線轉移——每天都將生命的焦點從自我轉向基督，讓祂引領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瞬間。捨己不是僅屬於特定人或某些特殊時刻的精神體驗，而是每天都需不斷練習的屬靈操練，逐漸成為信徒生活的自然節奏。

## 2、與基督意志的合一

單單注目走在前面的基督的人，正是「登山寶訓」中所說的「清心的人」。潘霍華指出，清心的人是那些完全將心「歸附於單獨管理他們的耶穌的人」，「他們的心既未被自身的邪惡所玷污，也未被自身的德行所玷污」。<sup>3</sup> 他進一步將這種清心比作墮落前亞當的單純：當時的人並未以自我為善惡的源泉，而是自然順服上帝的旨意。墮落之後，人唯有將心靈完全歸附於基督的主權，才能避免將自我視為善惡源泉，從而恢復這種靈性上的單純。基督的話語潔淨他們的心，使之反映出耶穌基督的形像，就是所謂「清心的人能夠看見上帝」。<sup>4</sup>

可見，這裡的「清心」超越了道德上的純潔，更指向靈性上的專注與順服。需要澄清的是，潘霍華並非否認道德的重要性，而是提醒信徒警惕，勿將自身的道德標準取代真正源泉的基督。

## 3、與基督話語的合一

在潘霍華的神學中，基督與基督的話語幾乎不可分割——基督總是通過話語向信徒發出呼召。因此，注目基督與清心的屬靈

操練，並非停留在沈思或冥想中，而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通過順服和實踐基督的話語來體現。潘霍華強調，對基督話語的順從與執行，是信徒真正聽從基督的唯一途徑。信徒不能將祂的話語視為抽象的理想來討論，而必須在行動中與祂的話語聯合。正如他所言：「只有在執行的過程中，耶穌的道才能在我們中間保持其榮耀、力量和權柄。暴風雨可以吹打房屋，但它不能損害祂的話語所產生的與祂的聯合。」<sup>5</sup> 這正是馬太福音七章24至27節所揭示的屬靈現實。

由此可見，注目基督與順服行動不可分割，否則基督的大能無法在信徒生命中彰顯。信徒與基督話語的聯合，正是實現與基督深切聯合的核心所在。

## 4、與基督存在的合一

信仰不僅停留於內心的默想，更應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使基督徒成為世上的光，被人看見。然而，潘霍華指出，單單注目基督的人卻具有一種「隱藏性」——也就是「對自己隱藏」。他解釋說，信徒的任務並非不斷關注自己的表現或衡量自己的善行，而是始終仰望那位走在前面的基督。



唯有當人完全將目光轉向祂時，公義才得以真正顯明。<sup>6</sup>

正如馬太福音六章3節所教導的：「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否則，人所顯出的只是自我美德，而非出於基督的生命。<sup>7</sup> 這種對自身



美德的「無知」並非刻意為之，而是當門徒專注於基督時，自然流露出的屬靈狀態——他的愛之行動不再出於自我意識的驅動，而成為從基督生命中湧流的、不自覺的愛。這正是潘霍華所謂「對自己隱藏」的真實意義。進一步而言，這種「隱藏性」的根基在於基督的內住。正如加拉太書二章20節所揭示的那樣：「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sup>8</sup> 這意味著，門徒生命的中心不在於自我反省的善功，而在於那位在他裡面活著的基督——祂使信徒的生活成為祂生命的延伸。

透過這四個維度，靈修者被引入一種全新的存在狀態：不再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基督為生命的源泉、本質和目標。

#### 四、基督所承擔的此世

與基督聯合的靈修訓練，是否意味著我們應當脫離這個世界？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肯定——因為基督帶領我們脫離罪的捆綁，使我們遠離那種平庸、膚淺、被世俗塑造的生命；否定——因為基督正是道成肉身、進入世界的上帝。追隨基督的人，並不是走向世界的彼岸，而是被引入那上帝在耶穌基督裡所愛、所承擔的此世——一種與世俗性截然不同的「此世性」。離開世俗而進入此世，這正是兩千多年來基督教靈性傳統中最深刻的奧秘。

這種「此世性」是真實而充盈的生命經

驗，它既非逃避世界的幻象，也非單純的苦行，而是在基督裡完整地活出人類有限的生命，承接幸福與苦難的雙重現實。潘霍華在納粹監獄中寫道：

「我相信，我們應該在我們的生活中，在

上帝給予我們的一切福祉中去熱愛上帝。我們應該在我們的生活中信賴他，……我們應該在上帝給予我們的福祉之中去尋找上帝、熱愛上帝。如果祂高興允許我們某些壓倒一切的人間的幸福，那我們就不該企圖比上帝本身還要更具宗教性。因為那樣的話，我們就會由於我們的自以為是和狂妄傲慢而破壞了這種幸福，我們就會讓自己的宗教狂想任意恣肆，而不滿足於上帝所給予的東西。……凡事都有其定期，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持與上帝同步……」<sup>9</sup>

這段話揭示了「因信稱義」與「自我稱義」之間的核心差別：信仰的關鍵不在外在的苦行或自我否定，而在於是否順服上帝的時間，是否在祂所賜的一切中愛祂、信靠祂。換言之，「追隨基督」意味著在幸福與苦難中都學習信靠祂的同在——既在上帝所賜的福樂中心存感恩，也在苦難的挑戰中安然倚靠祂。每一段生命經歷都因與基督聯合而被納入祂的生命節奏之中，從而活出十字架順服所帶來的真正自由。

#### 五、總結

讓我們以「廉價恩典」與「昂貴恩典」的對比作結。回顧潘霍華關於「追隨基督」的靈修神學：廉價恩典只是空洞的安慰，缺乏基督的呼召，也缺乏門徒的跟隨；沒有與

基督生命的聯合，舊我無法死去，新我也無法更新。它或許披著苦行或自我否定的外衣，但仍只是虛假的幻象——只有自我，卻沒有基督。

而昂貴恩典，正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基督以愛呼喚我們捨棄舊生命，進入祂的新生命，與祂在死亡與復活中聯合。追隨基督，我們離開世俗的虛假與平庸，進入祂所愛、所承擔的此世；在每一次喜樂與苦難中，我們都活出真實而豐盈的生命，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並透過我們，在世界中成形。✚

註：

1、潘霍華著，隗仁蓮譯，安希夢校，

《做門徒的代價》（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頁31-33。

2、潘霍華著，同上，頁74。

3、潘霍華著，同上，頁99。

4、潘霍華著，同上，頁99。

5、潘霍華著，同上，頁183。

6、潘霍華著，同上，頁144。

7、潘霍華著，同上，頁145。

8、潘霍華著，同上，頁147。

9、潘霍華著，高師寧譯，何光滬校，《獄中書簡》（第二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85-86。

作者是恩福神學生，目前在多倫多大學維克里夫學院攻讀系統神學博士。

# 水墨為證： 一位現代基督教詩人畫家 的悲憫與異象

陳久雙

**摘要：**鳥子自詩人轉為基督教藝術家，以「聖水墨」融合信仰與水墨，創作充滿苦難與盼望的十架意象，展現深刻的靈性與悲憫。他的作品在國際獲得肯定，也為教會帶來新的藝術視野。鳥子突然歸天家令人惋惜，他以創作留下珍貴的屬靈與文化遺產，值得後輩緬懷。

**Abstract:** Daozi—originally known as a poet and critic before becoming a pioneering Christian ink artist—developed Santism Wash-Ink as a means of bringing Christian

faith into dialogue with the traditions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His cross-centered works, marked by both suffering and hope, reveal a profound spiritual depth and a compassionate engagement with the wounds of the world. His art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has broadened the church's imaginative horizon for Christian aesthetics. Daozi's sudden passing is deeply mourned; yet through his works, he leaves a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egacy of enduring significance.

對於基督徒而言，島子（1956－2025）這個名字並不陌生。自2000年以來，他的作品頻繁出現在基督教藝術相關的報刊雜誌、書籍和藝術展覽中。就在島子的藝術逐漸受到教會和神學機構重視之際，這位年近七旬的基督教藝術家突然因病安息主懷，令人扼腕嘆息。這一切發生在他的基督教藝術精神遺產尚未被充分理解之時。

## 從詩人到畫家：一場信仰的轉向

島子最初以詩歌而成名。在上世紀80年代，他是首位將美國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和艾倫·金斯伯格等人的作品譯介到漢語世界的詩人。他曾出版過多部個人詩集，並於1997年獲得美國「人權觀察」的「赫爾曼－哈米特獎」（Hellman-Hammett Grants）。正是利用這筆獎金，島子在北京北郊的上苑村購置了一間帶院和大樹的工作室，這片郊野彷彿是上帝為其日後的藝術創作特別預備的福地。同年，他在四川一間家庭教會信主受洗，還曾幽默地回憶，因身形魁梧，受洗時需同工們齊力將其按入水中。那時的島子年過五十，身為詩人，又有多年藝術史研究與教學的積澱，然而隨著基督信仰的悄然進入，他的創作路徑發生了奇妙的轉變，他逐漸拿起畫筆，畫出歸信意象。

這種自覺的藝術嘗試，一方面源於他多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史深入研究的預備，另一方面則是他在信主後立志以水墨見證信仰的使命感所驅動。然而，島子對這兩種傳統都懷有批判性反思。

中國文人畫強調個體心性的自由與超脫，成就了極高的藝術造詣，但在近現代卻逐漸走向衰微，乃至「窮途末路」，這是為何？島子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解決：中國文人畫的式微「根本問題在於道統缺血」。他認為，中國藝術歷代受儒釋道三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共同塑造了其審美情趣與價值取向，唯獨缺乏基督精神的介入，即「生成愛與犧牲的精神能量」。因此，他力圖以基督信仰為中國水墨注入新的生命力，這便是他所倡

導的「聖水墨」藝術實踐。他希望「更新之後的水墨本體更加帶有悲情與聖潔意蘊，能夠寄寓苦難與救贖的意象。歌哭、安魂、悲悼——為殉道者、為苦難之地、為生命與思想的自由，因信得救而不再懼怕與迷失。」

對近現代以來的基督教藝術，島子同樣提出反思。儘管唐代景教及近現代香港道風山、輔仁大學等地曾有傑出的「本土化」基督教藝術實踐，但大多停留在古典文人視覺模式，缺乏現代性範式的轉換。例如，民國天主教輔仁畫派的聖子形像常被局限於古人樣貌，聖母形像則流於觀音化，缺乏親和力和神聖感。縱觀中國近現代的本土化努力，往往過度拘泥於「土」，未能真實反映信仰的苦難、掙扎與超越。島子呼籲，藝術的更新需幾代有使命感的藝術家為之付出代價，更需要聖靈的帶領。

## 竹與十架：信仰與文化符號的重塑

約在2006年前後，島子開始探索十字架系列水墨創作。在這個時期，他主要是在宣



島子  
《苦竹》  
紙本水墨  
300×147cm  
2008

紙上畫出抽象的十字架，通過墨濃淡乾濕的不同變化，通過飛白、潑灑等寫意技法的靈活運用。這種極簡主義的創作方式，淡化了繪畫的實用性，同時虛化了十字架的具體形態，突出其動勢感和流動性。這種創作方法既類似西班牙著名畫家塔皮埃斯有十字架符號的精神性繪畫作品，又與日本在二十世紀60、70年代的「物派」繪畫相呼應——探索了藝術家與材料之間的動態、時間性、手勢與空間。

但是很快，他的十字架符號逐漸融入一些具象的元素，原先純幾何形的十字架，很快演變為有機的、生命體特徵的形象。最具典型的做法是：大約從2008年開始，島子又將傳統文人畫的經典意象「竹」與基督教的十字架符號融為一體。自此，他的十字架從



島子 《聖靈降臨》之二 紙本水墨 100 × 70cm 2013

文人書寫轉向具有文人象徵符號的存在。

竹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竹子生長的特徵，例如空心、剛直、清高，也用來寓意文人所嚮往的「虛懷若谷」、「生而有節」、「正直清高」、「清秀俊逸」等人格追求。在島子的這些作品中，縱橫相交的巨大竹節組成了一個個大十字架。巨大竹節的呈現不再是沿襲傳統文人畫中竹子的生長形態，而是被抽象重構的過程。竹葉隱退，竹節只保留最簡潔的特徵，竹節的破損與脆弱，以及隱約可見的竹芽，既象徵了中國文化遭受死蔭幽谷般的苦難，也寓意了基督教中的救贖和新生。

將水平與垂直的竹節並置，這種違背自然生長規律的圖式，實則用心良苦。他執意將基督教經典圖式與中國文人最經典的象徵符號進行嫁接，不僅意在更新中國水墨與基督教繪畫，更寄寓了他藉基督精神更新整個傳統文化體系的宏大盼望。從這個角度看，島子的精神氣質與他那個時代的部分知識分子——例如80年代興起的「文化基督徒」——有相通之處：藉基督教信仰的精神性和超越性，視之為社會文化和精神的啟蒙與救贖。但與典型的文化基督徒不同，島子文化使命的源動力並非來自社會救贖的願望，而是源於個人在受洗後信仰徹底改變所帶來的有感而發。從島子在不同場合公開自己的信仰並闡述從事基督教藝術緣由，不難發現這一點。

### 詩畫相融：現代詩人的悲憫與意象

島子藝術的另一特點，甚至可以說是其最獨特之處，在於將詩人獨有的想象與氣質凝練於作品之中——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文人畫境界，這也是其作品的魅力所在。當然，此詩人不同於「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詩人，而是一位常經憂患、悲憫的現代詩人。「海之祭」、「白鳥黑飛」、「盲天使把閃電織入被擄掠的頭顱」、「暗蝕」、「不要溫柔地走進那個良宵」這些畫作的題目本身極具視覺效果。他



島子《白馬與藍騎士》紙本水墨 140×70cm 2014

的作品也時常出現飛翔的翅膀、天使、太陽、大海、燭光的形像，它們又與聖經意象進行融合。例如，在《尋找上帝的心跳》中，三支墨色蠟燭的光暈在黑暗中閃爍，似乎是關於人類與上帝「心跳」之間這個神秘與奇蹟的默想。在《聖靈降臨》系列中，他想像聖靈降臨時——眾人的頭髮被點燃了！畫面中聖徒的身體仰望，頭髮好像觸電了，頭髮隨火焰和煙霧直升至天上——象徵神聖降臨的超越與不可言說的神秘。在《荊棘三劄》中，他畫了三聯畫，以聖經中的荊棘為題材，同時表現了「地上的荊棘」——象徵基督的肉身在上被預備承受苦難；「十字架上的荊棘」——基督下十字架後荊棘還留

在上面！「天上的荊棘」——趨於抽象，象徵靈性的升華與復活的盼望。而那幅《白馬與藍騎士》的作品，又何嘗不是他那首詩歌《聖像》的圖文互涉：

你為何要畫祂？  
為了不可見的罪罰——  
我看見我的黑暗活著  
紙背躍出一匹剖腹白馬  
——未被邀請的同路人  
藍騎士睡去  
夜與霧爭執

畫家陳丹青曾感嘆島子這種發抒情懷、暗喻畫理的詩畫相融能力：「一個人能作詩，能畫畫，該多好啊。島子有福了。」陳丹青坦言，從島子畫作中感受到一種「陌生的快意」與「極度的溫柔」，他說，「這時，聖經隱現了……當島子忽然在詩外獲得繪畫的應許（眼看自己實現第一幅畫，他想必狂喜），聖經立即應許了他，令他尋獲另一個自己。」

### 公共見證、爭議與精神遺產

島子的聖水墨藝術很快獲得國際關注度。2011年島子在德國的Oase Refomierte Kirche城市首次舉辦個展，隨後相繼在香港崇基大學（2012）、第34屆世界新教大會（2013）上做個展，並介紹其聖水墨創作理念。此後，他的《上帝與黃金》系列（2013-2016）獲得成功。2015年，《上帝與黃金》獲得德國第20屆米蘇爾社會基金會獎，這幅作品被印制成3000多幅巨幅幕布，於大齋期和復活節期間，連同藝術家的紀錄片在歐洲3000多個教區的教堂內展出。

然而，隨著聲譽提升，質疑和爭議也隨之湧現。儘管島子在新教家庭教會受洗，具有新教背景，但他並不隸屬於任何特定教會。在藝術創作中，他又融合了天主教彩色玻璃的光感與東正教聖像畫的傳統，形成獨特的風格。有時，他甚至相信自己創作的聖

像畫中的眼睛能夠流轉，帶來祝福效果。

在溫州某地方教會舉辦的個展中，島子將一幅基督聖像畫與其他作品一同懸掛於教堂，引發部分信徒的不滿。此外，他創作時常常菸不離手的習慣，也被一些信徒視為有悖基督徒生活準則。更具挑戰性的是他極具創新而又大膽的表現手法，如2022年創作的《鏈之殤》回應「鎖鏈女」事件——畫中粗重鎖鏈捆绑著象徵女性生殖器的人形符號，構成扭曲的十字架，暗示物化女性與性

別暴力，為這撕裂的時代提供精神容器。這種表現方式對傳統保守的信徒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同時也對教會在藝術領域的認知提出了挑戰：何為具有當代精神的基督教藝術？基督教藝術該如何發展？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思考關於聖像畫的意義？

島子之所以將自己的這種創作稱之為「聖水墨」，是因為島子希望將自己的藝術與其他所謂宗教性、精神性的「神秘主義」藝術區別開來。這個「聖」的意思即「分別為聖」，不同於民間信仰、巫術以及其他藝術。但是，島子的這種做法在從事當代藝術批評家看來是危險的，因為當代藝術史學界泛濫著一種觀點：正面、積極表現宗教信仰的藝術是不合法的，當代藝術領域沒有給這種宗教藝術留有餘地。島子自然不認同這種

觀點，也知道自己藝術服侍的對象和目的。

島子性格耿直，富有正義感與同情心，他總是毫不掩飾地直面社會和宗教問題。

這也讓他的言行受到社會監管部門的「格外關照」。他的微信帳號屢遭封禁，被迫多次更換。他將自身所處的張力境遇融入創作，將社會的苦難與基督的受難緊密相連。島子筆下的基督聖像，是那位與貧窮者、受壓迫者、病痛者同在，充滿悲憫的救主。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不僅僅是藝術表達，更成為一種

事工——守護真理、喚醒良知、撫慰人心。

儘管島子已然離世，但他留下的藝術遺產仍在挑戰與啟發著我們：基督教藝術如何在當代語境中保持其神聖性與批判性？信仰如何通過藝術的方式參與社會對話而不失其超越性？這些問題無疑將繼續引發思考與探索。島子在世生命雖然戛然而止，但是他那融合信仰與藝術、傳統與創新、個人經驗與公共關懷的「聖水墨」實踐，如同一粒落在地裡的麥子，期待在未來結出許多豐碩的果實，從而為中國基督教藝術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與勇氣。✚

作者為藝術家、藝術批評人。



島子《尋找上帝的心跳》紙本水墨 120cm × 120cm 2018

# 重返亞細亞 修復七燈台

慎勇

**摘要：**土耳其歷史與聖經關聯深厚，是早期教會重地，如啟示錄七教會、保羅宣教旅程等皆在此；今日卻成為福音荒漠。「提摩太國際門訓事工」（TIDT）在神帶領下進入土耳其，看見主對亞細亞的心意。聖靈多次動工，激勵華人教會承擔穆宣使命。願福音重返亞細亞，修復倒塌的七燈台。

**Abstract:** The land of Turkey hold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biblical significance: it was a center of the early church, home to

the seven churches of Revelation and the missionary journeys of Paul. Yet today it has become a place with little gospel presence. Led by God, The Timothy International Discipleship Training (TIDT) entered Turkey and discerned the Lord's heart for Asia Minor. Repeated movements of the Holy Spirit have stirred the Chinese church to embrace the mission to Muslim peoples. May the gospel return to Asia Minor and rebuild the fallen lampstands.

對於很多華人來說，「土耳其」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說熟悉，是因為常常聽到這個名字；說陌生，是因為覺得她與我們的生活很遙遠。甚至有不少人直覺認為，那是一個很「土」、很落後的地方。真的如此嗎？讓我們一起就近觀察，慢慢揭開她神秘的面紗，你將不僅看見真實的土耳其，並且還可以看到我們華人的福音責任和使命。

## 走近土耳其

「土耳其」的國名源於他們的主要民族——突厥族，意思是「突厥人的土地」。原始突厥部落發祥於蒙古北部和阿爾泰地區，與同屬游牧民族的蒙古部落生活在中亞北方草原，也被稱為「匈奴」。在漢朝時

期，匈奴人戰敗，部分突厥人西遷，部分人則留在中原。後來，突厥分裂為東、西兩支，但都被唐朝人和回鶻人相繼打敗。之後，西突厥部落進入中亞，在那裡接受伊斯蘭教，隨後開始向西亞進軍，直到「安那托利亞半島」（Anatolia，也常被稱為 Asia Minor，即小亞細亞，現今的土耳其）定居。古代著名的絲綢之路也經過這裡，是當年重要的商貿交通要道，目前還存留著當年規模龐大的驛站。而土耳其人每天茶不離手的「茶文化」，就是源於古代的華夏民族。千百年來，這裡也是各大帝國的沃土，包括：波斯帝國、馬其頓王國、羅馬帝國、大塞爾柱帝國、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直到1923年才正式成為「土耳其共和國」。作

為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土耳其北通黑海，南臨地中海，東接亞洲，西鄰歐洲，是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有趣的是，雖然只有3%領土和13%人口在歐洲，97%領土和87%人口都在亞洲，土耳其人卻認為自己是歐洲人。而且，作為96%以上國民都是穆斯林的國家，土耳其不僅自居是穆斯林世界的老大哥，同時，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成員國，與西方關係密切。難怪在伊斯坦堡國際機場，你會看到顯著的標語牌寫著：這裡是世界的聚集點（Meeting point）。

在聖經世界中，土耳其所處的安那托利亞半島位置更是非常突出和重要。已知當地最早的居民為哈梯人（Hattians），就是舊約聖經中的赫人（Hittites）。無論是舊約或是新約，許多歷史事件都發生在這裡。例如：挪亞方舟最終停靠的亞拉臘山，是位於土耳其東北部的山區；亞伯拉罕當年生活的地方哈蘭（包括尚有爭議的亞伯拉罕故鄉吾珥），以及耶穌的門徒最早被稱為「基督徒」，也是早期教會及福音事工中心的安提阿，都在土耳其東南部靠近敘利亞的地區。而使徒保羅的家鄉大數，也在土耳其的南部。

不僅如此，我們所熟知的保羅三次宣教旅程所經過的地方，大部分都在土耳其境內。例如：旁非利亞的亞大利、別家、彼西底的安提阿、加拉太的以哥念、路司得、特庇……，還有保羅領受「馬其頓呼聲」的特羅亞和保

羅曾寫過書信去的歌羅西，以及許多聖經提及的省份或地區名字，例如：加帕多家、基利家、加拉太、亞細亞、弗呂家、庇推尼及本都，都在土耳其。特別是與啟示錄密切相關的拔摩海島（現屬希臘），以及主耶穌吩咐使徒約翰寫信去的七間教會（七燈台）：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和老底嘉，都在土耳其的西南部地區，那裡也被稱為「小亞細亞」。不知道是否因為該地區長期以來都是受東正教的影響，所以，西方教會很少談論或關注土耳其這片土地。其實，無論是從聖經，或是從基督教歷史來看，土耳其都是在耶路撒冷以外，最應當被普世基督徒關注、探索和走禱的地方。

## 馬其頓的呼聲

成立於2012年的「提摩太國際門訓事工」（TIDT），起初是培訓華人基層教會傳道人和門徒訓練事工的福音宣教機構，本來與土耳其、與跨文化（穆斯林）宣教事工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2022年9月一次看似偶然的經歷，讓筆者領受「馬其頓的呼聲」，主的恩手親自為TIDT開啓了跨文化宣教事工之門。

在過去這幾年，我們不僅實際參與跨文化（穆斯林）宣教工作、差派宣教士，也設立「跨文化宣教體驗之看見土耳其」的走禱、體驗團，帶領弟兄姐妹們參觀啟示錄七教會所在遺址和聖經記載的一些重要地



加帕多家早期修道院

點，目的是鼓勵更多的華人基督徒關注和參與跨文化福音事工。每一次走禱和體驗團的行程，都是難忘的經歷；讓我們更多看見土耳其，更多看見「亞細亞」的需要，更多看見主的心意。而且，在所到之處，我們都感受到土耳其人對華人特別接納和友善。許多地方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屬靈的得著，更看到主耶穌奇妙的作為。

## 從君士坦丁堡到加帕多家

在歷朝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有許多著名的歷史景點和老教堂。其中，位於托普卡普皇宮外院的「神聖和平教堂」（Church of Holy Peace），在主後337年建造完工，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幾間教堂之



神聖和平教堂

一，也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主後381年的「第二次基督教大公會議」（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就是在這裡舉行。此大公會議修訂了《尼西亞信經》的內容，進一步奠定基督教「三位一體」的神學教義。奇妙的是，當1453年回教大軍占領君士坦丁堡之後，這間教堂隨即被劃入奧斯曼皇帝的皇宮領地，並且成為皇家衛隊的軍械庫。正是因為這個看似偶然的緣故，幾百年來這間教堂都沒有被損毀，也沒有被改為清真寺。感謝主！

在「神聖和平教堂」附近有一間於360年落成的「聖索非亞大教堂」，也是基督教早期的教堂之一，同為拜占庭帝國最重要的教堂。由於希臘語「索非亞」的意思是「神



聖索非亞大教堂-馬賽克鑲嵌壁畫

聖智慧」，所以，該教堂名字的意思是「上帝聖智教堂」。從教堂落成到1453年期間，雖然遭受過兩次大火焚毀，但是經歷重建之後，依然是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也是世界最大的教堂。當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並宣告其為奧斯曼帝國的新首都之後，聖索非亞大教堂隨即轉變為奧斯曼帝國的清真寺，稱為「阿亞索非亞大清真寺」，直到如今。奇妙的是，在這間清真寺內，至今依然保留許多基督教的元素，包括：馬利亞抱聖嬰像、四位撒拉弗（天使）畫像、十字架圖案、聖經人物的鑲嵌畫……。身臨其境，彷彿經歷時空穿越，感觸良多。每次到訪，都會在心中默禱，求主耶穌打發更多的福音工人，同心復興土耳其的教會。

位於土耳其中部的加帕多家地區，在聖經中曾經被提到過兩次（徒二9；彼前一1），也是著名的旅遊景區。早期在那裡的教會和福音事工非常興盛，曾經產生過三位著名的基督教教父，分別是：該撒利亞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拿先素斯的貴格力（Gregory of Nazianzus），和尼撒的貴格力（Gregory of Nyssa）。在這個地區，現在還可以看到許多早期教堂、修道院（神學院）的遺跡，以及當年基督徒為了躲避各種逼迫而藏身的、令人震撼的「地下城」遺址。當大家看到一千多年前真正的「地下教會」時，都被當年基督徒對信仰的持守和忠誠深

深感動。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存留拜占庭時期建造的聖保羅紀念教堂遺址，則是最接近當年使徒踏足的地方。因為在這間教堂遺址的下方，就是當年使徒保羅宣講真理之道的猶太會堂（徒十三14~52）。

奇妙的是，每次我們的跨文化宣教體驗團來到這裡，聖靈都大大工作，弟兄姐妹們紛紛受感、流淚禱告，正如聖經所形容：「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徒十三52）。感謝主！

## 荒涼的亞細亞，倒塌的七燈台

自從2022年11月開始涉足土耳其以來，我們對這個國家有更多的認識。當站立在加帕多家當年的聖徒們為堅持信仰而甘願常年生活的地下城時；當站立在彼西底的安提阿猶太會堂遺址，宣讀當年使徒保羅那一段領人歸正的信息時；當站立在撒狄的猶太會堂遺址進行主日崇拜，並高歌讚美主時；當站立在非拉鐵非老教堂殘留的三個堅固柱子之間默禱時；當站立在以弗所古城容納25,000人的著名大

劇場遺址高唱《祢真偉大》時；當穿梭往返於當年七教會（七燈台）所在遺址之間時，我們更清楚地看見：起初福音如此興旺的地方，如今卻成為異教之地，成為福音的荒漠。

面對荒涼的亞細亞，面對倒塌的七燈台，誰應該來參與復興這地的福音呢？誰應

該來參與修復這倒塌的七燈台呢？環顧四周，我們驚覺地發現，隨著近二十年政治、經濟、社會和教會的變化，如今在傳統的「10/40之窗」，在遍佈穆斯林的地區，華人比西方人更有跨文化宣教（穆宣）的優勢。

我不禁想到，同樣是在二十年前，不是有很多人常常在各種大會、小會興奮高呼「傳福音的最後一棒交給了華人教會和基督徒」嗎？殊不知真正在場上接力賽跑的人，接過棒來的時候不是要歡呼雀躍，乃是要奮力奔跑，全力衝刺！直到衝線奪標之後，再歡呼雀躍也不遲。否則，整場比賽將輸在最後一棒，如此，接棒又有何意義呢？

## 重返亞細亞，修復七燈台

的確，聖靈向我們發出何等清晰的啓示：在這末後的世代，華人教會和基督徒更應當承擔起跨文化（穆斯林）福音工作的責任。

既然我們說已經接過福音的棒子，就要勇敢的靠主奮力奔跑、全力衝刺！

求主使用二十一世紀的華人教會和基督徒，積極參與

跨文化宣教事工，讓復興之火在亞細亞地區重新燃起，使福音「重返亞細亞，修復七燈台」！求主幫助我們。✚

作者為提摩太國際門訓事工（TIDT）總監。



彼西底的安提阿

#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 —按牧感言

李晶

**摘要：**作者於2025年9月接受按牧。回顧信主23年、事奉17年的歷程，他經歷屬靈曠野、神的塑造與翻轉。在北美全職牧會的三年中，見證神的信實，也親手為母親施洗。願一生忠於「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呼召，榮耀歸主。

**Abstract:** The author received ordination in September 2025. Looking back on twenty-three years of faith and seventeen years of

ministry, he recounts seasons of spiritual wilderness, God's shaping work, and moments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ree years of full-time pastoral ministry in North America, he has witnessed God's faithfulness—most movingly in the privilege of baptizing his own mother. He desires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 calling of “no longer I, but Christ,” offering all glory to the Lord.

2025年9月14日主日下午，我在全職服事了三年餘的德州福遍中國教會接受按牧。當天有數百人參加按牧典禮與招待會，兩位貴賓從外州專程來到現場。還有許多遠在加州的主內家人，包括恩福文化宣教使團、靈糧堂與正道福音神學院的牧長肢體，也透過網絡送來許多關心祝福。許多人反饋說，這是一場簡樸、溫馨、榮耀神的按牧禮。而這正是我事前的祈求與心願，感謝神垂聽禱告！

想到按牧，我心裡曾經忐忑、惶恐，想到自己的缺點與不足，便在神面前禁食禱告和思想。如今，回顧這次經歷，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感恩、喜樂與激勵。

### 從無神論到蒙召

我原本是無神論者，可二十三年前，我在大學裡意外地被主揀選，重生得救。當時是福音和教會非常復興的時代，我心裡有一個很深的渴望，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經歷再次的屬靈大復興，見證主道被廣傳、主名被尊崇、主的靈也大大澆灌祂的教會！

蒙召頭幾年，我其實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有什麼恩賜，只知道自己願意像彼得那樣去牧養主的羊。十七年前，我在福音機構事奉，當時經歷了一次屬靈的曠野和低谷。然而上帝透過于宏潔牧師的講道「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翻轉我的靈命，並用這八個字清楚呼召我來美國念神學院。後來我漸漸發現：上帝賜給我一些話語恩賜，以及對忠心講道、轉化生命很深的負擔。

### 從來美求學到牧會

自從2008年蒙召、2009年第一次來美念神學，至今已有約十七年。其間經歷了回國事奉、牧養教會約七年，第二次來美進修，以及首次在北美全職牧會三年餘。這裡面有許多高峰低谷、憂喜冷暖，我自己也在十字架道路上接受真實的熬煉，並經歷神永不改變的信實可靠。

過去三年，除了某些特別難處，我在福遍教會的服事總體上是順利的，跟絕大多數同工和會友的屬靈關係也是蒙恩的。究其原

因，我絕不敢說自己有多好，而是過去這些年，神在我生命裡的雕刻熬煉沒有白費。這讓我既感恩，又謙卑。

比如，神曾經對付我的肉體、驕傲和比較爭競，並把「事奉不是人的舞台，而是人獻上自己給神的祭壇」這理念深印我心。神也曾提醒我：全職事奉者若過度追求事工成就，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將服事本身變成一種自我崇拜的偶像。因此在牧養中要真誠關愛弟兄姊妹，優先考慮他（她）們的生命益處，而不是把對方當作實現自己「業績」的工具。第一次念神學期間，神也把「忠心講道、轉化生命」的負擔放在我裡面，十多年來催促我一直在講道方面下功夫，每次講台都不敢怠慢，盼望能把神的道講得深、講得真、講得活。

### 來自家人和牧長的鼓勵

這三年多，妻子和我按著神雕刻塑造我們成為的樣子，盡心盡力、實實在在地去服事，得到許多弟兄姊妹和同工的美好回應。每想到這些，我們就深深感恩，也更願意順服神在我們生命裡持續的工作。

今年上半年，闊別六年之久的父母第一次來美國探親，跟我們團聚。在教會參加完好消息福音座談會，母親決志受洗。8月份，我在教會親手給自己的母親施洗，不可思議。主的救恩更多臨到我家人，哈利路亞！他們在回國之前僅兩天，仍趕上兒子的按牧禮。家人和弟兄姊妹們的參與，讓按牧當天充滿喜樂。

從洛杉磯靈糧堂遠道而來的高正中長老，在按牧招待會勸勉時，提到十年多前我曾分享過的領受——「事奉不是人的舞台，



而是人獻上自己給神的祭壇」。他居然還記得，這令我十分驚訝，也非常感動。恩福同工陳祖幸牧師，為招待會作謝飯禱告。他的代禱和深切祝福，

讓我一如既往地感受到兄長般的扶持。二十多年前領我信主的田玲老師、如今的恩福家人，提及「牧者型學者、學者型牧者」的異象，激勵我學習成長，向著標竿直跑……

### 主的恩典數算不盡

回首這麼多年的經歷，主的恩典數算不盡。我們全家服事主到今天，離不開眾肢體、牧長們長久的栽培和支持，特別是恩福的關懷。求主親自記念，願榮耀感謝都歸給祂！

使徒保羅曾說：「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提前一12）。在按牧禮上，我選了一首敬拜詩歌，《不是我，乃是基督在裡面活》。謹摘錄第四段歌詞如下：

一息尚存，我要跟隨主耶穌；  
祂已應許，領我走到天家。  
日復一日，我知祂在改變我；  
直至那日，歡喜到寶座前。  
我心堅信，唯耶穌是我盼望；  
全榮耀，一切都歸給祂。  
當跑完所有路；我要唱：  
不是我，乃是基督在裡面活。

願我一生都忠於這呼召，不為自己，只為能忠心榮耀主的名！

作者是恩福畢業生，在德州福遍中國教會牧會。

# 恩典之路： 傷痕中發出的呼召

劉倫飛

**摘要：**作者回顧童年時遭遇意外、多年手術與奇蹟康復的經歷，見證神的醫治與帶領。童年的痛苦成為信仰的起點，父親因此信主。後來作者在化學、心理學到神學的數次轉折中領受呼召，學會以生命回應恩典。傷痕不再是痛，而是神憐憫與呼召的記號。

**Abstract:** The author reflects on a childhood accident, years of surgeries, and an unexpected recovery—experiences through

which God's healing and guidance became unmistakably evident. Childhood suffering became the beginning of faith, leading even the author's father to Christ. Later, through a series of transitions—from chemistry to psychology and eventually to theology—the author discerned God's calling and learned to respond to grace with his life. His wounds are no longer marks of pain but signs of God's mercy and calling.

歲月回望，我常常驚嘆神帶領我在生命中經歷那條奇異恩典的軌跡。若要為這段旅程取一個名字，我會稱之為——「傷痕中發出的呼召」。那些我曾經最想忘記的痛苦，如今卻成了我最深的信心印記和恩典記號。

## 傷痕累累的童年

我出生在河南鄉村的一個普通基督徒家庭。母親是一位安靜而虔誠的信徒，常帶我參加村裡的聚會；而父親則是堅定的無神論者，談到信仰總是笑著搖頭，卻也沒有真正反對。我的童年就是在這樣的張力中度過的——家裡有禱告聲，也有嘆息聲。童年的時光如水流逝，似乎沒有太多的變化。

然而，九歲那年夏天，一場意外徹底改變了我的生命。那天陽光刺眼，我和兩個小夥伴蹲在家門口的台階上玩卡片。忽然，身後傳來一陣沈重的喘息聲——我剛回頭，便看到鄰居家的一條狼狗猛地朝我撲了過來。它咬住我的衣角，瞬間把我掀翻在地。那種撕裂感像火一樣灼燒，我拼命掙扎，卻被一

次又一次拖倒。在我失去意識前，我感覺血水從額頭上流下，成了紅色的簾子，透過簾子我隱約看到母親那驚慌失措的臉，以及一聲逐漸減弱的尖叫聲：「來人哪！救命啊！」然後我就遁入了黑暗之中。

等我醒來時，醫院的燈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父親的眼眶紅腫，母親一直握著我的手不放。我額頭上縫了幾十針，枕邊的床單還有淡淡的血痕。後來我才知道，父親第一次在眾人面前流淚——他甚至不敢看我包裹著紗布的頭。

原以為噩夢到此結束，沒想到那只是剛剛開始。幾個月後，我耳後傷口的疤痕開始異常隆起，像一顆不安分的種子不斷生長，長成很大的瘤子，甚至將右耳翻轉了起來。父母帶我輾轉多地手術，切除；兩年後復發，再切除……就這樣持續了六年。甚至每次手術前，醫生都會冷靜地說：「這是特殊體質，可能永遠根治不了。」我能感覺到父母那種深到骨子裡的無助——他們將積蓄花光了，又借了錢，只求能換給我一個正常

的、不受歧視的青春。

直到我十四歲那年，最後一次手術前夜，父親終於垮了。他坐在病床邊，沈默了很久，忽然啞著嗓子對母親說：「你信了這麼多年的神……教我怎麼禱告吧。我們就試一次。」那晚，病房的燈熄了，我們一家三口第一次跪在地上禱告。母親泣不成聲，我則在心裡默默說：「主啊，如果祢真的在，請救救我。」那是我第一次帶著恐懼又帶著盼望地呼求神。

三週後復查，醫生驚訝地告訴我們：「增生完全停止，組織恢復正常。」再三個月、半年，都沒有復發。醫生說那是「奇蹟」，把我的病例照片掛在醫院網站上作宣傳。但我們知道，這不是醫學的勝利，而是神垂聽了我們的禱告。

父親在那之後走進了教會。這個從前嗤笑信仰的男人，第一次拿起聖經。第一次在聚會中作見證時，他的眼淚像斷線的珠子——「是神醫治了我兒子，也醫治了我的心。」從那天起，我們一家都被那份恩典改變了。那道留在我額頭上的疤，也成為我們家的「信仰印記」。

### 心靈的奇妙醫治

然而，傷口癒合不代表心靈痊癒。那幾年，我對狗充滿恐懼。每當聽到狗叫，我都下意識地退後幾步；夜裡有時夢見那場襲擊，會驚醒出汗。更深的，是對神的困惑——如果祂真是慈愛的，為什麼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記得有一次在教會主日學裡，老師講到耶穌的受難。她說：「耶穌沒有犯錯，卻承擔了世上最深的痛苦。」我忽然楞住了——祂也無辜，卻流血；祂也被撕裂，卻選擇饒恕。那天回家後，我望著鏡子裡那條

淺淺的疤，心裡第一次生出一種新的感覺：也許神並沒有懲罰我，而是在讓我參與祂的故事。

漸漸地，我學會了饒恕。家裡後來養了兩只小狗，我竟然不再害怕，反而喜歡和牠們玩耍。那種改變，不是我努力克服的，而是神悄然更新的。祂讓我明白：人的創傷若交託給祂，終將成為見證的器皿。



當我再次回顧那段被稱作「悲劇」的童年，發現其實每個細節裡都藏著神溫柔的安排。那條狗沒有咬到我的臉，只留下頭頂的疤；那夜父母跪地禱告，從此重燃信心；那場病痛之後，我的家族裡陸續有人信主。神像一位

編織者，把破碎的線條織成恩典的花紋。

### 不斷深化的呼召

若說童年的奇蹟讓我認識神，那麼大學的歲月，則讓我真正學會「回應」祂。

我在武漢大學讀分子化學專業。實驗室的空氣常帶著乙醇味，儀器嗡嗡作響。我喜歡觀察那些肉眼看不見的反應，想像神如何以分子、原子編織出萬物的秩序。學習越深，我越感到敬畏——人類的理性多麼有限，而那背後的創造多麼浩瀚。

就在那時，我在武漢珞珈教會扎根。這是一所年輕的改革宗城市教會，講道真切，團契親密。初入教會時，我仍是一個「理智型信徒」，信仰停留在知識層面。直到有一天，我帶領的青年小組裡，一位弟兄在聚會中流著淚說：「我以為自己的人生完了，但主沒有放棄我。」那一刻，我的心被擊中——原來福音不只是道理，而是活生生的拯救。

大三的暑假，兩段經文深深觸動我。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4）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1）

我忽然明白，神曾在苦難中安慰我，如今要我把那份安慰帶給別人。那是一次心靈的震動——我整整兩個月每天禱告，渴望知道神對我的心意。

那段時間，我的專業方向也面臨抉擇。憑成績我可以直接保研，但我對實驗的熱情在消退，反而對心理學與人心產生強烈興趣。就在我準備轉考心理學研究生時，牧師忽然問我：「倫飛，你有沒有想過讀神學？」那句話像閃電一樣劈進我的心。我整夜失眠，三次起身禱告。第三次禱告結束後，一個清晰的念頭浮現：從化學到心理學再到神學，這是一條漸進真理的路。神帶我從物質的奧秘，走向人心的深處，最終歸向祂自己。

我順服下來，放棄保研，開始申請美國的神學院，結果我所申請的七所神學院全部錄取了我。神為我開了七扇門，祂的心意完完整整地向懷疑的、軟弱的我彰顯出來！

最終，我選擇了加爾文神學院。出國前夜，母親輕輕握住我的手說：「孩子，你能活著就是神的恩典，現在你要用生命去回應那恩典。」那一刻，我淚流滿面。

## 持續的試煉和成長

來到神學院的第一年，我又經歷了一場「信心考驗」。因為簽證時間問題，我沒趕上獎學金申請。眼看學費、房租一筆筆壓來，我心裡充滿焦慮。於是依靠人的方法，做了當時所能做的一切事來申請支持。然而，壞消息一個接一個。



那幾天禱告時，我甚至生出怨言和苦毒。直到有一天清晨，我讀到羅馬書十二章1節「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在默想中，這句話像光一樣刺透我。原來，我事奉的動機竟如此狹隘——我以為自己為主捨棄就該得到回報，卻忘了事奉本身就是恩典。那天我跪下痛哭：「主啊，我什麼都不配得，你卻配得一切。我願意將自己完全交給你。」

禱告後的那段時間，我的心出奇地平安。一個月後，學校獎學金結果公佈，我拿到的數額比預期還多。學院工作組也通知剛好有個職位空出，可以勤工儉學。我知道，這不是巧合，而是神在教我一課——信心的功課。

從那時起，我的事奉觀徹底改變。我不再問「我能從神得到什麼」，而是問「我能為祂獻上什麼」。

## 傷痕是恩典的記號

如今，每當我照鏡子，額頭上和耳後面那道淺淺的疤仍在。但它已不再是童年的陰影，而是一個恩典的記號。它提醒我：神以痛苦為畫筆，在我生命上描繪出祂的憐憫。

從被咬的孩子，到被呼召的傳道人，我這一生的路，都是那句經文的寫照——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腓一21）。

若有一天我能再回頭向少年時的自己說一句話，我會說：「不要害怕，那道傷口會變成你的翅膀。因為那位在傷口裡同在的神，終將帶你飛越所有的恐懼。」榮耀歸於祂的名！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目前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神學和宗教學的哲學博士。

# 有關公共神學的思考

Frances Ren

《恩福》雜誌已經伴隨著我近二十年。我深愛這份雜誌，因為她所關心的文化議題，是教會內很少講的，橫跨中西，貫穿歷史，極大地拓寬了我的視野和心胸。而且，她對文化和社會中棘手與有爭議的議題並不回避，而是及時地發聲、回應。第97期（2025年10月）雜誌就對基督教文明和公共神學的話題有很好的探討。

這一期雜誌的第一篇文章〈西方文明面臨存亡關頭〉介紹了著名基督徒社會評論家葛尼斯（Os Guinness）的新書。他指出，歐洲和北美的文化越來越左，離開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造成文明的衰落。歐盟對自己的基督信仰出身恥於提及；美國在知識界的帶領下，也越來越抗拒基督信仰。西方文明正在自殺，危在旦夕。葛尼斯是這個時代的先知，他勇敢地向社會發聲，呼籲西方要回歸基督信仰的根基。我非常認同他的看法，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有責任起來傳福音，並且將基督教的價值觀介紹給更多的人。

葛尼斯關於西方文明的文章可歸在公共神學的範疇，而這期雜誌另外一篇文章〈答客問：教會為何要關心公共神學？〉也講到關心公共神學的必要性，提倡教會要「和社會對話」（speak with），而不是「對社會說話」（speak to）。不過，我認為，基督徒繼承了基督先知的職分，也要「對社會說話」。作者高度推崇馬丁·路德·金，說他是時代的先知，而先知就是「對社會說話」。所以我相信這兩者並不矛盾。若作者可以進一步解釋speak with 和speak to的關係，什麼時候應該speak to，什麼時候speak with，會讓讀者更受益。

在〈光燭我徑：共赴聖經與公共神學的思想盛宴〉這篇報導文中，一位講員表示：「身為基督徒，我們不會狂言『為萬世開太

平』，我們只能『弱弱地』『為來者祈太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出自北宋哲學家張載的「橫渠四句」，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表述，體現了儒家士大夫的世界觀、人生理想及社會使命。我認為，身為基督徒，的確我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世界，天地、生民、往聖、萬世的主權都在神的手裡；然而，我們對社會、對世界有使命，責無旁貸。聖經裡有關於人心和世界的答案，我們只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忠心傳講，例如上面提到的葛尼斯就依據聖經價值觀對西方文明、乃至全世界發聲。講員用「弱弱地」這個詞，如果是指謙卑，我完全讚同；不過這個詞似乎帶有軟弱的意思，然而聖經教導我們要依靠聖靈，勝過軟弱，剛強壯膽，為主作見證。如果能具體解釋一下就更好了。✚

作者為本刊讀者，在福音機構服事。

**編輯回函：**感謝Frances對本刊的支持及細緻回應。有關speak to和speak with，確實，兩者並非對立，而是互補。〈答客問〉一文作者羅秉祥教授是針對「教會的責任是宣講福音，為何還需要與公共對話？」這一問題提出解釋，因此更強調教會不應該以「高高在上、君臨天下」的態度來分析社會問題。「弱弱地為來者祈太平」的表述，摘自何光滬教授於公共神學會議發表的文章，全文有5000多字，報導礙於篇幅有限，只能以數十字略略提及。作為會議聽眾和報導撰寫者，我深深被何教授謙卑的態度所打動。確實，若能陳明「弱弱」是「謙卑」而絕非「軟弱」，會更清晰。

謝謝讀者提問，讓本刊有機會作出更具體、平衡的說明。意見反饋或投稿，請聯絡：enfu1994@gmail.com。

(接封底)

在採訪期間，筆者常常會聽見形容記者群體的一個雅號——「無冕之王」。初聽時覺得新鮮，後來知道，這指的是記者雖然沒有政治權力與頭上的王冠，卻在揭露真相、引導民意、監督權力等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這是讚譽和鼓勵，更是嚴肅的提醒：無形的王冠意味著怎樣的責任與良心？！

## 平衡報導：媒體的良心

「實事求是，平衡報導」，便是媒體最基本的良心。

實事求是，不必多言，因為新聞報導的根本，就是讓事實如其所是地被看見。那為什麼必須「平衡報導」呢？因為真相往往錯綜複雜，例如涉及糾紛的社會和公共事件，往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記者不能憑著一面之詞，根據自己的判斷和喜好而僅僅採用一家之說。

若民眾上街頭抗議，指控某官員財務詐欺，記者既不能傾向權力群體，而偏向官員的說法；也不能因為同情弱勢，而被民眾的情緒帶著走。雖然絕對完美的平衡很難做到，但至少應該讓雙方都有發聲的空間，讓讀者和觀眾看見多面向的狀況。

在媒體工作的歲月中，筆者也漸漸體會到：平衡報導不是「牆頭草、兩邊倒」，而是對社會和自己的交代。人是有限的，我們無法看透真相，也無法絕對公正，但仍需努力保持平衡，更接近公正。

## 兼聽則明：聖經的教導

利未記和申命記是神賜給以色列民的律法，而律法的精義是神自身聖潔、公義、憐憫的屬性。很巧合的，兩卷書的十九章15節都有與「平衡報導」相關的內容——雖然是斷案的場景，但核心價值一致；而媒體和輿論有時也被稱作「第二類法庭」。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利十九15）。「人無論犯甚麼罪，作甚麼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申十九15）。可見，神的要求是：兼聽則明，不可偏袒。

箴言中充滿了智慧和愚昧的對比，十八章17節說「先訴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鄰舍來到，就察出實情」。愚昧是盲目聽信「先訴情由的」，而智慧是兼聽則明。

## 人人皆媒體的時代

自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是一個小小的媒體；每個在社群平台上發表內容的人，雖然看似只在自己的空間或朋友圈說話，但由於網路的無遠弗屆，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均承擔媒體人和記者的公共角色。

部分社群媒體的貼文充滿情緒宣洩，或刻意誇大、扭曲事實，抑或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隨意轉發，於是，錯誤和偏見不斷擴大，這樣的現象似乎越來越常見。

網路和AI科技的發展，是時代不可逆轉的腳步，有利有弊。我們需要做的，是靠著神的智慧和公義去行事為人。當我們在社群媒體上按下「發佈」的那一刻，不要只是發洩情緒，而是記念神「兼聽則明」的要求，記念自己「無冕之王」的身分和「媒體的良心」。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 自媒體時代之「媒體的良心」

程媽兒

**摘要：**自媒體時代，社群使用者都如同媒體人，需重視媒體的良心，平衡報導，不發洩情緒，不偏袒徇私；也需仰望神的智慧，兼聽則明，以公義和謹慎發聲。

**Abstract:** In today's age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where social media enables

individuals to act as their own publishers, i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uphold the conscience of the media—maintaining balance, refraining from emotionally driven expression, and avoiding partiality or personal bias. At the same time, believers are called to seek God's wisdom, to listen carefully and broadly, and to speak with justice, humility, and discernment.

在這個網路時代，世界像一張極度敏感的網，每一根線都連著遠方的心跳。而社群媒體的普及、AI技術的發展正如一陣陣看不見的風，在網上掀起波瀾。它們可以是和煦的春風，帶來知識與理解；也可以是突如其來的狂風，捲起謠言和偏見。

自媒體時代，每位社群使用者都是媒體人，該如何行事與行文呢？

### 無冕之王：讚譽和提醒

2007至2013年，筆者在洛杉磯的華文報社擔任記者和編輯。當時社群媒體雖然已崛起，但仍不算普及；傳統媒體處夕陽狀態，卻仍有餘光。南加州社會新聞、社區消息等的傳播，傳統媒體仍佔重要的一席之地。

(接封底裡)